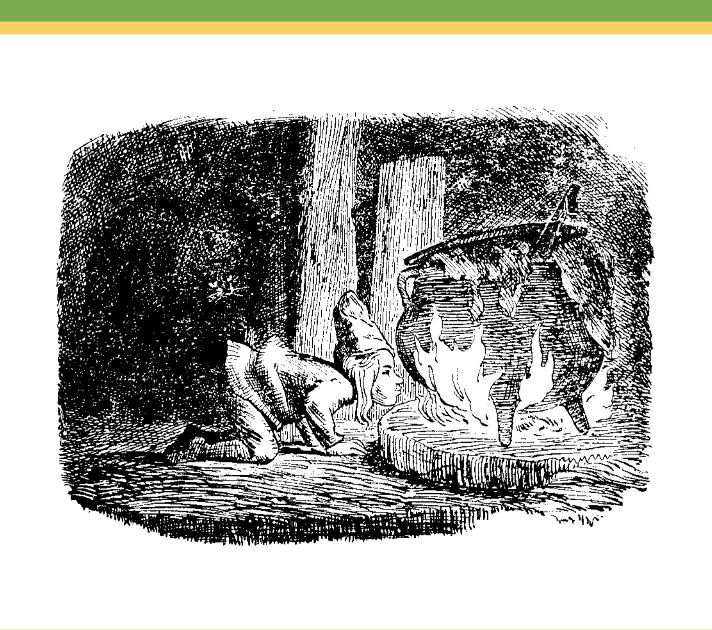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二

小鬼和太太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二

小 鬼 和 太 太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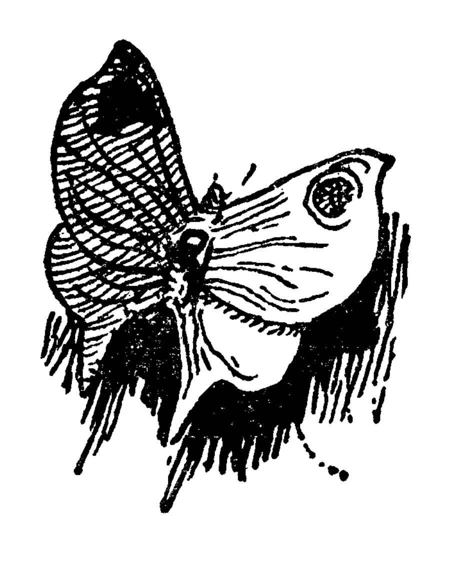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共有十四篇童话，其中有一部分是用童话的形式所写的散文诗，如《蝴蝶》、《蜗牛和玫瑰树》和《民歌的鸟儿》。另外有一部分是写历史故事和阶级社会的世态人情的，如《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鬼火进城了》、《在小宝宝的房间里》、《风暴把招牌换了》和《小鬼和太太》等。在丰富的幻想和浓厚的诗意中，作者揭露了人生中的某些阴暗面，同时也提出了批评。

目　　次



蝴　　蝶

一个蝴蝶想要找一个恋人。自然，他想要在群花中找到一位可爱的小恋人。因此他就把她们都看了一遍。每朵花都是安静地、端庄地坐她的在梗子上，正如一个姑娘在没有订婚时坐着的那副样儿。可是她们的数目非常多，选择很不容易。蝴蝶不愿意讨麻烦，因此他就飞到雏菊那儿去。

法国人把这种小花叫做“玛加丽特”①。他们知道,她能作出预言。她是这样作的：情人们把她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下来，每摘一片情人就问一个关于他们恋人的事情：“热情吗？——痛苦吗？——非常爱我吗？——只爱一点吗？——完全不爱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问。蝴蝶也来问了;但是他不摘下花瓣,而他却吻起每片花瓣来。因为他认为只有善意才能得到最好的回答。

“亲爱的‘玛加丽特’雏菊！”他说,“你是一切花中最聪明的女人。你会作出预言！我请求你告诉我，我应该娶这一位呢，还是娶那一位？我到底会得到哪一位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向她飞去，向她求婚。”

可是“玛加丽特”不回答他。她很生气，因为她还不过是一个少女,而他却已把她称为“女人”起来了;这究竟有一个分别呀。他问了第二次，第三次。当他从她得不到半个字的回答的时候,他也就不再愿意问了。他飞走了,同时立刻开始他的求婚活动。

这正是初春的时候，番红花和雪形花正在盛开。

---

① Maxgrethe 这个字有双关的意义：它是通常用的女子的名字，同时也是“雏菊”的意思。

“她们非常好看，”蝴蝶说，“简直是一群情窦初开的可爱的小姑娘，但是太不懂世事。”象所有的年轻小伙子一样，他要寻找年纪较大一点的女子。

于是他就飞到秋牡丹那儿去。照他的胃口说来，这些姑娘未免苦味太浓了一点。紫罗兰有点太热情；郁金香太华丽；黄水仙太平民化；菩提树花太小，此外她们的亲戚也太多；苹果树花看起来倒很象玫瑰，但是她们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只要风一吹就落下来了。他觉得跟她们结婚是不会长久的。豌豆花最逗人爱：她有红有白，既娴雅，又柔嫩。她是家庭观念很强的一种妇女，外表既漂亮，在厨房里也很能干。当他正打算要向她求婚的时候，他看到这花儿的近旁有一个豆荚——这豆荚的尖端上挂着一朵枯萎了的花。

“这是谁？”他问。

“这是我的姐姐，”豌豆花说。

“乖乖！那么你将来也会象她一样了！”他说。

这使蝴蝶大吃一惊，于是他就飞走了。

金银花悬在篱笆上。象她这样的女子，数目还不少；她们都是板起面孔，皮肤发黄。不成，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女

子。

不过他究竟喜欢谁呢？你去问他吧！

春天过去了，夏天也快要告一结束。现在是秋天了，但是他仍然犹豫不决。

现在花儿都穿上了她们最华丽的衣服，但是有什么用呢——她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新鲜的、喷香的青春味儿。人到了年纪，心中所喜欢的就是香味呀。特别是在天竺牡丹和干菊花中间，香味这东西可说是没有了。因此蝴蝶就飞向地上长着的薄荷那儿去。

“她可以说没有花，但是她全身却都是花，从头到脚都有香气，连每一片叶子上都有花香。我要讨她！”

于是他就对她提出婚事。

薄荷端端正正地站着，一声不响。最后她说：

“交朋友是可以的，但是别的事情都谈不上。我老了，你也老了，我们可以彼此照顾，但是结婚——那可不成！象我们这样大的年纪，不要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吧！”

这么一来，蝴蝶就没有找到太太的机会了。他挑选太久了，不是好办法。结果蝴蝶就成了大家所谓的老单身汉了。

这是晚秋季节，天气多雨而阴沉。风儿把寒气吹在老柳树的背上，弄得它们发出飕飕的响声来。如果这时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在外面寻花问柳，那是不好的，因为这样，正如大家说的一样，会受到批评的。的确，蝴蝶也没有在外面乱飞。他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溜到一个房间里去了。这儿火炉里面生得有火，象夏天一样地温暖。他满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不过，“只是活下去还不够！”他说，“一个人应该有自由、阳光和一朵小小的花儿！”

他撞着窗玻璃飞，被人观看和欣赏，然后就被穿在一根针上，藏在一个小古董匣子里面。这是人们最欣赏他的一种表示。

“现在我象花儿一样，栖在一根梗子上了，”蝴蝶说。“这的确是不太愉快的。这几乎跟结婚没有两样，因为我现在算是牢牢地固定下来了。”

他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

“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房里栽在盆里的花儿说。

“可是，”蝴蝶想，“一个人不应相信这些盆里的花儿的话。她们跟人类的来往太密切了。”

素　　琪①

天亮的时分，有一颗星——一颗最明亮的晨星——在玫瑰色的空中发出闪耀的光彩。它的光线在白色的墙上颤动着，好象它想要在那上面把它所知道的东西和数千年来它在我们这个转动着的地球上处处所看到的东西，都在那墙上写下来似的。

我们现在来听它所讲的一个故事吧：

在不久以前，——这颗星儿所谓的“不久以前”就等于我们人间的“几个世纪以前”——我的光辉跟着一个艺术家走。那是在教皇住的城里②，在世界的城市罗马里面。在时间的过程中，那儿有许多东西改变了，可是这些改变并没有象童年到老年这段时间的改变来得那么快。那时恺撒③们的宫殿，象现在一样，已经是一堆废墟。在倒下了的大理石圆柱之间，在残破的浴室——它们墙上的涂金仍然没有完全褪色——之间，生长着无花果树和月桂树。“诃里生”④也是一堆废墟。教堂的钟声响着；四处弥漫着的香

烟，信徒的行列，高举着明亮的蜡烛和华盖，在大街上游行过去。人们都虔诚地信仰宗教，艺术受到尊崇和敬仰。在罗马住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拉菲尔⑤；这儿也住着雕刻家的始祖米开朗基罗⑥。甚至教皇都推崇这两个人而特别

---

① 素琪（Psychen）原是希腊神话里一个国王的美丽的女儿。美和爱情之女神阿芙罗蒂特（Aphrodite）嫉妒她非凡的美貌，特别令爱神邱比特（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一分册中的顽皮孩子）在素琪心中注入一种爱情，使她只爱最下贱的男人。邱比特一见她，却自己爱上她了。他每夜在黑暗中偷偷地来看她。她嫉妒的姊妹们告诉她，说她每天晚上所拥抱的那个恋人是一个怪物。因此有一天晚上，当邱比特正熟睡的时候，她偷偷地点起灯来看他。一滴灯油落到他的面上，把他惊醒。他责备她，说她不应该不信任他。然后他就失踪了。她走遍天涯去找他。她经过不知多少苦难和考验，终于使邱比特回心转意，与她结成夫妇。她也就因此从一个凡人的女儿变成了神。这故事代表古代的人对于人类的灵魂的一种看法，认为灵魂通过受难和痛苦的洗炼后，才能达到极乐的境界。

② 指梵蒂岗。

③ 古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叫做恺撒（Kaiser）。

④ 这是古代罗马一个有名的大戏院。它是纪元七五年 Vespasian 大帝时开工，八〇年 Titus 大帝时完成的。

⑤ 拉菲尔（Santi Raphael，1483—1520）是意大利罗马学派的一个伟大画家，他的作品在欧洲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许多画家。

⑥ 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名雕刻师，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他的雕刻散见于意大利的许多伟大的建筑物中及欧洲的大博物馆内。

去拜访他们一次；人们理解艺术，尊崇艺术，同时也给它物质的奖励！不过，虽然如此，并不是每件伟大和成熟的东西都会被人看见和知道的。

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它曾经是一座神庙；这里面现在住着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很贫穷，也没有什么名气。当然他也有些艺术家的朋友。他们都很年轻——在精神方面，在希望和思想方面，都很年轻。他们都告诉他，说他有很高的才气和能力，但也说他很傻，对于自己的才能没有信心。他老是把自己用粘土雕塑出来的东西打得粉碎，他老是不满意，他从来不曾完成一件作品；而他却应该完成他的作品，假如他希望他的作品能被人看见和换取钱财的话。

“你是一个梦想家！”他们对他说，“而这正是你的不幸！这里面的原因是：你还没有生活过，没有尝到过生活，没有狼吞虎咽地去享受过生活——而生活却是应该这样去享受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而且应该投到生活中去，和生活融成一片。请看那位伟大的工匠拉菲尔吧。教皇尊崇他，世人景仰他；他既能吃面包，也能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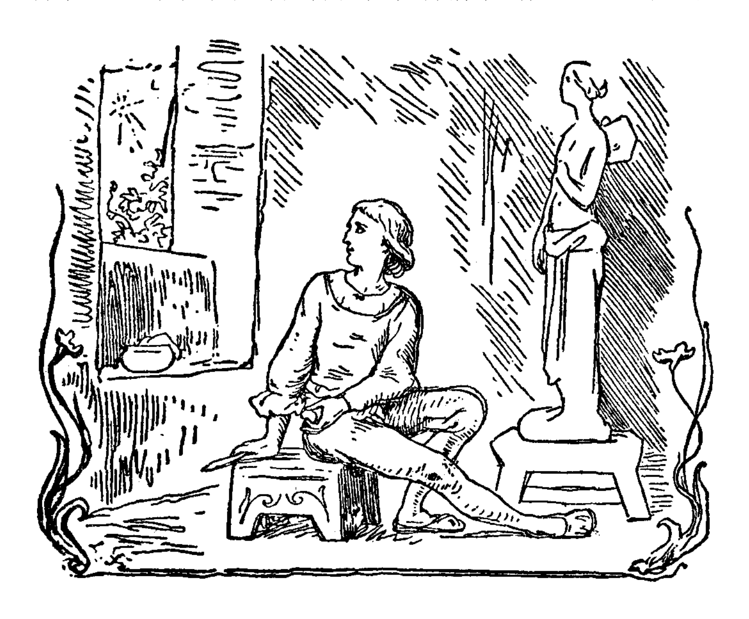
“甚至面包店的老板娘——那位美丽的艾尔纳莉娜——

他都津津有味地把她画下来呢！”一个最愉快的年轻的朋友安吉罗说。

是的，他们讲了许多这类与他们的年龄和知识相称的话语。他们想把这个年轻的艺术家一道拉到快乐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拉到放荡疯狂的生活中去吧。有些时候，他也想陪陪他们。他的血是热的，他的想象是强烈的。他也能参加愉快的扯淡，跟大家一样大声地狂笑。不过他们所谓的“拉菲尔的欢乐的生活”在他面前象一层蒸气似地消散了；他只看到这位伟大工匠的作品所射出来的光芒。他站在梵蒂岗城内，站在数千年来许多大师雕的那些大理石象的面前。他胸中起了一种雄浑的感觉，他感到身体里有某种崇高、神圣、高超、伟大和善良的东西。于是他也希望能从大理石中创造出、雕刻出同样的形象。他希望他能从他心中所感觉着的、向那永恒无际的空间飞跃着的那种感觉，创造出一种形象来。不过怎么样的一种形象呢？柔软的粘土被他的手指塑成了美的形象；不过第二天他照例又把他所创造的东西毁掉了。

有一天他走过一个华丽的宫殿——这样的建筑物在罗马是很多的。他在一个敞着的大门面前停下来，看到了一

个挂满了美丽画幅的长廊。这个长廊围绕着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园里面开满了最美丽的玫瑰花。大朵的、雪白的、长着水汪汪的绿叶子的百合花从喷着清泉的大理石池子里开



出来。这时有一个人影在旁边轻盈地走过去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这座王府家里的女儿。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娇柔，那么美丽！的确，这样的一个女性，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是拉菲尔画出来的，作为素琪的形象绘在罗马的一个宫殿里的。是的,她是绘在那里;但是她现在却在这儿

活生生地走过。

她在他的思想和心中活下来了。他回到他那座简陋的房间里去，用粘土塑造了一个素琪的形象。这就是那位华丽的、年轻的罗马姑娘,那位高贵的小姐。这也是第一次他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它对他具有一种意义，因为它代表她。他的一切朋友，一看到这件作品，就快乐地欢呼起来。这件作品显示出他的艺术天才。他们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现在全世界也要看到它了。

这个粘土的塑象真是栩栩如生，但是它没有大理石所具有的那种洁白和持久性。这个素琪的生命应该用大理石雕刻出来，而且他已经有一块贵重的大理石。它是他的父母的财产,躺在院子里已经有许多年了。玻璃瓶碎片、茴香梢子和朝鲜蓟的残茎堆在它的四周,污毁了它的洁白性;不过它的内部仍然是洁白得象山上的积雪。素琪将要从这块石头中获得生命。

这样的事情就在一天发生了——那颗明亮的星儿一点也没有讲出来,也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群罗马的贵客走进这个狭小而寒酸的巷子。他们的车子在一个不远的地方停下来，然后这群客人就来参观这个年轻艺术家

的作品，因为他们曾经在不意中听到人谈起过他。这些高贵的拜访者是谁呢？可怜的年轻人！他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轻人吧。那位年轻的姑娘现在就亲自站在他的房间里。当她的父亲对她说“这简直是你的一个缩影”的时候，她笑得多么美啊！这个微笑是无法模拟出来的，正如她的视线是无法模拟的一样——那道朝这青年艺术家一瞥的、奇异的视线。这是一个崇高、高贵、同时也具有摧毁性的视线。

“这个素琪一定要用大理石雕刻出来！”那位富有的贵族说。

这对于那没有生命的粘土和沉重的大理石说来，是一句富有生命的话，对于这位神往的青年艺术家说来，也是一句富有生命的话。

“这件作品一完成，我就要把它买去，”这位贵族说。

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在这间简陋的工作室里开始了。生命和快乐在这儿发出光辉，辛勤的劳动在这儿进行着。那颗明亮的晨星看到了这工作的进展。粘土也似乎自从她到这儿来过以后就获得了灵感；它以高度的美感把自己变成一个难忘的面貌。

“现在我知道生命是什么了！”这位艺术家快乐地高呼着；“生命就是爱！生命就是‘壮丽’的升华，‘美’的陶醉！朋友们所谓的生命和享受不过是一逝即去的幻影，发酵的渣滓中所冒出的泡沫，而不是那赋予生命的、神圣的、祭坛上的纯酒。”

大理石立起来了。錾子从它上面凿下大片的碎块。它被量过了，点和线都被划出来了，技术的部分都完成了，直到这块石头渐渐成为一个躯体，一个“美”的形态，最后变成素琪——美丽得象一个反映出上帝的形象的少女。这块沉重的石头现在成了一个活泼、轻盈、缥缈、迷人的素琪；她的嘴唇上飘着一丝神圣的、天真无邪的微笑——那个深深地映在这位年轻的雕刻家心里的微笑。

当他正在忙着工作、把上帝给他的灵感变成具体的形象的时候，那颗晨星在玫瑰色的晨曦中看到了这情景，也了解到这年轻人心里的激动，同时也认出了他面上的颜色的变幻，和在他眼中闪耀着的光彩的意义。

“你是一个大师，象古希腊的那些大师一样！”他的高兴的朋友们说：“不久全世界就要对你的素琪感到惊奇了。”

“我的素琪！”他重复着这个名词，“我的！是的，她应

该是我的！象过去的那些伟大的巨匠一样，我也是一个艺术家！上天赐给我这种恩典，把我提高到与贵人同等的地位。”

于是他跪下来，向上帝流出感谢的眼泪，接着因了她——那座用石头所雕出的她的形象，那座象是用雪花所砌成的、在晨曦中泛出红光的、素琪的形象——他又忘记了上帝。

事实上，他应该看看她——那个活着的、轻盈的声音象音乐似的她。他可以送一个消息到那个豪华的公馆里去，说那个大理石的素琪已经完工了。他现在就向那儿走去；他走过宽广的庭院——这儿，在大理石的池子里，有海豚喷着水，有百合在开着花，有新鲜的玫瑰在放着苞。他走进一间高阔的大厅——墙上和天花板上涂着的彩色，纹章和图案射出灿烂的光辉。穿着华丽服装的仆人——他们象拉雪橇的马儿似地戴着许多丁当的小铃——在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有几位还安全地、傲慢地躺在木雕的凳子上，好象他们就是这家的主人似的。

他把他的来意告诉他们。于是他就被带到一个大理石砌的楼梯上去；楼梯上铺有柔软的地毯，两边有许多石象。

他走过许多富丽的房间;墙上挂着许多图画,地上镶着由种种不同颜色的石块所拼成的花纹。这种琳琅满目的景象使他感到呼吸沉重;但是不一会儿他就感到一阵轻松,因为这家的高贵的老主人对他非常谦和的，几乎可说是很热烈。他们谈完话以后,他在告别时还叫他去看一看小姐,因为她也希望看到他。仆人们领着他走过富丽的大厅和小室一直到她的房间里去——这里最华贵的东西就是她。

她和他谈话。任何赞美歌、任何礼神颂,都不能象她那样能融掉他的心,超升他的灵魂。他托起她的手,让它贴着他的嘴唇。没有什么玫瑰花还比这更柔和；不过这朵玫瑰花却发出火，火透进他的全身。他感到了超升。话语从他的舌尖上涌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火山洞口能知道它在喷出炽热的熔岩吗？他对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她立在他面前，惊呆,愤怒,骄傲。她脸上露出一种藐视，一种好象他忽然摸过了一只粘湿的青蛙时的那种表情。她的双颊红起来了,她的嘴唇发白,她的眼睛冒火——虽然这对眼睛是象黑夜一般地乌黑。

“你疯了！”她说。“走开吧！滚开吧！”

于是她就掉转身不理他。她美丽的面孔所现出的表

情，跟那个满头复着蛇的、脸象石头一般的表情①差不多。

象一个失掉了知觉的人一样，他摇摇欲倒地走到街上来。象一个梦游者一样，他摸到自己的家里来。这时他忽然惊醒，陷入到一种疯狂和痛苦中去。他拿起锤子，高高地举向空中，要把这尊大理石象打得粉碎。可是在痛苦中，他



① 大概是指麦杜莎（Medusa）。据希腊神话，她本来是一个凡人的女儿，因为与海神波塞东（Poseidon）私通，女神雅典娜（Athenae）就把她变成一个怪物：她的头发是一堆盘着的蛇，谁看见她就会变成石头。后来艺术家常把她当做一个美丽的女怪而作为创作的主题。

没有注意到，他的朋友安吉罗就在他的旁边。安吉罗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说：

“你疯了吗？你在做什么？”

他们两人扭作一团。安吉罗的气力比他大。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倒到椅子上去了。

“出了什么事情呢？”安吉罗问。“放镇定些吧。说呀！”

可是他能够说什么呢？他怎么能够解释呢？安吉罗在他的话里找不到什么线索，所以也就不再问了。

“你天天在做梦，弄得你的血液都要停滞了。象我们大家一样，做一个现实的人吧，不要老是生活在想象中，弄得理智失常呀！好好地醉一次，那么你就可以舒服地睡一觉！让一位漂亮的姑娘来做你的医生吧！平原上①的姑娘也是很美丽的，并不亚于大理石宫里的公主。她们都是夏娃的女儿，在天国里没有丝毫分别。跟着你的安吉罗来吧！我就是你的安琪儿，活生生的安琪儿！有个时候你会衰老，你的筋骨会痿缩；于是在某个晴朗的日子你就会躺下来，当一切

① 指罗马附近的加巴牙平原（Campagna di Roma）。

在欢笑和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象凋零的草儿一样,再也生长不了。我不相信牧师说的话,认为在坟墓的后面还有一种生活——这不过只是一种美丽的想象,一种讲给孩子听的童话罢了;只有当你能够想象它的时候,它才能引起兴趣。我不是在梦中生活,我是在现实中生活。跟我一块儿来吧,做一个现实的人吧!"

于是他就把他拉走了。在此时此刻,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年轻艺术家的血液里正燃着火,他的灵魂在起变化。他有一种迫切的要求,要把自己从陈旧的、惰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要把自己从他的旧我中解脱出来。因此这一天他就跟着安吉罗走出去。

在罗马郊区有一个酒店;艺术家们常常到那儿去。它是建筑在古代浴池的一些废墟中间的。金黄色的大佛手柑在深厚的、光泽的叶子间悬着,同时掩盖住了一部分那些古老的、深褐色的墙壁。这个酒店是由一个高大的拱道所形成的,在废墟中间差不多象一个洞。这儿有一盏灯在圣母玛利亚的象面前点着。一股熊熊的大火正在炉里焚烧,上面还烤着和煮着东西。在外边的圆佛手柑树和月桂花树下,陈列着几张铺好台布的桌子。

朋友们把这两个艺术家欢呼地迎接进去。他们吃得很少，可是酒喝得很多；这造成一种欢乐的气氛。他们唱着歌，弹着吉他琴;“隆尔塔列罗”①奏起来了,欢乐的跳舞也开始了。经常为这些艺术家做模特儿的两个年轻的罗马姑娘也参加他们的跳舞，参加他们的欢乐。她们是两个迷人的巴古斯②的信徒！是的,她们没有素琪的形态,不是娇柔美丽的玫瑰花，但她们却是新鲜的、热情的、通红的荷兰石竹花。

那天是多么热啊！甚至在太阳落下去了以后，天还是热的！血液里流着火,空气中燃着火,视线里射出火！空中浮着金子和玫瑰，生命也是金子和玫瑰。

“你到底跟我们在一起了！现在让你内在的和周围的波涛把你托起来吧!”

“我从来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健康和愉快过!”这位年

① 这是古代流行于罗马附近加巴牙地区的一种跳舞 Saltarello。后来许多作曲家用这种舞的节奏写成音乐，如门得尔生的意大利交响乐第九十号最后一章。

② 巴古斯（Bacchus）是古代罗马神话中的酒神，享乐的祖宗。这儿是“及时行乐者”的意思。

轻的艺术家说。“你们是对的，你们都是对的。我是一个傻瓜，一个梦想家——人是属于现实的，不是属于幻想的。”

在这天星光照着的晚上，这群年轻人在歌声和吉他琴声中,通过那些狭小的街道,从酒店里回到家里来；那两朵通红的荷兰石竹花——加巴牙地区的两个女儿——同他们一道回来了。

在安吉罗的房间里面,在一些杂乱的速写、随意的练习和鲜艳夺目的画幅中,他们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减低火热的情绪。地上摊着许多画页；这些画页里的素描,在生动而有力的美方面很象加巴牙的那两个姑娘,不过真人还是比她们的画象要美丽得多。一盏有六个灯口的灯,从每个灯口上吐出火焰和闪光；在这些灯光中,形形色色的人形，象神祇似的，也显露出来了。

“阿波罗！丘必特！①我超升到了你们的天国，到你们光华灿烂的境界！我觉得生命的花这时在我的心中开放了。”

是的，花儿开了,裂了,又谢了。一股麻醉性的邪气从

---

① 阿波罗（Apollo）是希腊神话中艺术和一切艺术活动之神；丘必特（Jupiter）是希腊神话中的上帝。



那里面升起来，蒙住了视线，毒害了思想，灭掉了感官的焰花，四周是一片黑暗。

他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来，坐在自己的床上，整理自己的思想。

“呸！”这是从他心的深处，通过他的嘴发出的字眼。“可怜的人啊，走开吧，滚开吧！”于是他发出一种苦痛的叹息。

“走开吧！滚开吧！”这是她的话，一个活着的素琪的话。这话在他的心里萦绕着，终于从他的嘴里冲出去了。他

把头埋在枕头里，他的思想很混乱，于是他就睡去了。

天亮的时候，他跳下床来。他又在重新整理他的思想。发生过了什么事情呢？难道这全都是一场梦吗？到她家去的拜访，在酒店里的狂欢，那天晚上跟加巴牙的那对紫红色的荷兰石竹花的集会——难道这都是梦吗？不，这一切都是真事——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真实生活。

那颗明亮的星在紫红色的空中闪耀着；它的光辉照在他身上，照在那尊大理石雕的素琪身上。当他看到这个不朽的形象的时候，他就抖起来，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视线不纯洁。他用布把她盖起来。在他要揭开她的时候，他摸了她一次，但是他再也没有气力看他的自己的作品了。

他坐在那儿愁眉不展，一言不发，堕入深思中去；他坐了一整天；他听不见在他的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谁也猜想不出，这个人的心里究竟是在想着什么东西。

许多日子、许多星期过去了。黑夜是最长的。有一天早晨，那颗闪亮的星儿看见他，他的面孔发白，全身因为发热而颤抖，他走向那座大理石象，把那块复着的布拉向一边，于是他以悲恸的眼光，把他的作品凝望了好久。最后他把这个石象拖向花园里去；它的重量几乎把他压倒了。这

儿有一口倾颓了的枯井;它除了一个洞口外什么也没有。他就把这个素琪推到里面去,然后用土把她盖上,最后他用枝条和荨麻掩住了这个洞口。

“走开吧，滚开吧!”这是他的简短的送葬辞。

那颗星儿在清晨玫瑰色的天空中看到了这幅情景；它的光在这年轻人惨白的面孔上的两颗沉重的眼泪里颤动着。他在发烧，他病得要死，人们说他快要断气了。

修道士依洛纳提乌斯作为一个朋友和医生来看他，带给他宗教中的安慰的话语,谈起宗教中的和平与快乐、人类的罪过，和从上帝所能得到的慈悲与安息。

这番话象温暖的太阳光，照在肥沃的土壤上。土壤冒着水蒸气，升起一层雾,形成一系列的思想图画,而这些图画是有现实的基础的。从这些浮着的岛上，他遥望下边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充满了错误和失望——而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艺术是一个女术士，把我们带进虚荣和人世间的情欲中去。我们对自己虚伪，对朋友虚伪，对上帝也虚伪。那条蛇老是不停地在我们的心里讲:“吃吧，你将会象上帝一样①。”

他觉得他现在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找到了到真理和和

平的道路。教会就是上帝的光和光明——在修道士的静修室内他将找到安静，在安静中人生的树将可以永恒地生长下去。

师兄依洛纳提乌斯支持他的信心；他的决心变得更是坚定。人间的儿子现在变成了教会的一个仆人——这个年轻艺术家舍弃了人世，到修道院里去隐居起来了。

师兄师弟们是多么热情地欢迎他啊！他的加入教会，成了一个节日。在他看来，上帝就生活在教会的太阳光里，从那些神圣的画象和明亮的十字架上对他射出光来。在黄昏太阳下落的时候，他在他的静修室里打开窗子，向古老的罗马，向那些残破的庙宇和那庄严的、毁灭了的“诃里生”眺望。他在春天里看到这一切；这时槐树正开满了花，长春藤在现出新鲜的绿色，玫瑰花在遍地舒展着它的花瓣，圆佛手柑和橙子在发着光，棕榈树在摇动着它们的枝叶；这时他感到一种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激动着他的感觉。那片广阔的、安静的加巴牙向那蓝色的、盖满积雪的高山展开去，好象它是被绘在空中似的。它们都相互融成一个整体，呈现

① 指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四、五节中蛇对夏娃说的一段话：“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恶。”

出和平和美的气息;它们在一种梦境中飘浮着,这全部都是一个梦!

是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梦。这个梦可以一连做许多钟头，做完了又继续做下去。但是修道院的生活是经年累月的生活——是无穷尽的岁月的生活。

内心可以产生许多不洁的东西。他得承认这个事实!在他心里有时偶尔燃烧起来的那种火焰究竟是什么呢？那种违反他的志愿的、不停地流着的罪恶的泉水,究竟是什么呢?他责备着他的躯体,但是罪恶却是从他的内心里流出来的。他的精神里有一部分东西,象蛇一样柔软,卷做一团,和他的良心一道在博爱的外衣下隐藏起来，同时这样来安慰自己：那些圣者在为我们祈祷,圣母也在为我们祈祷,耶稣甚至还在为我们拿出他的血来——这究竟是什么呢？难道这是孩子气或青年人的轻浮习气在作怪，把自己置于上帝仁慈之下，以为自己就因此得到超升，高出一切世人之上吗?

许多年以后，他有一天遇到了还能认出他的安吉罗。

“人!”他说，“不错，就是你，你现在很快乐吗？你违反了上帝的意志而犯了罪,你舍弃了他赐给你的才能——

你忽略了你在人世间要完成的任务！请你读读关于那个藏钱的寓言吧！大师作的这个寓言,就是真理呀!你得到了什么呢？你找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创造一个梦的生活吗？你不也是象大多数人一样，根据你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你自己创造了一个宗教吗？好象一切就是一个梦、一个幻想似的！多荒唐的思想呀！”

“魔鬼啊，请你走开吧！”这位修道士说。于是他就从安吉罗那里走开。

“这是一个魔鬼,一个现身说法的魔鬼！今天我算是亲眼看到他了！”这位修道士低声说。“只要我向他伸出一个手指，他就会抓住我整个的手。但是不成,”他叹了一口气,“罪恶是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面，罪恶也是在这个人的身体的里面。但是



他却没有被罪恶压倒；他昂起头，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自己的快乐，而我却在宗教的安慰中去追求我的愉快。假如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安慰而已呢？假如说，这儿的一切，象我舍弃了的人世那样，只不过是些美丽的梦想罢了？只不过象红色的暮云那样美的、象远山那样淡蓝的幻觉，而当你一走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呢？永恒啊！你象一个庞大的、无边的风平浪静的海洋，你向我们招手，向我们呼喊，使我们充满了期望——而当我们向你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下沉、消逝、灭亡，失去了存在！幻想啊！走开吧！滚开吧！”

他坐在坚硬的卧榻上没有眼泪可流，他沉浸在苦思之中；他跪下来——跪在谁的面前呢？跪在墙边那个石雕的十字架面前吗？——不是的，是习惯使身躯这样弯下来。

他越陷入深思，他就越感到黑暗。“内心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这一生算是浪费掉了！”这个思想的雪球在滚动着，越滚越大，把他压碎——把他消灭了。

“我无法把那个咬噬着我的内心的毛虫讲给任何人听！我的秘密就是在我手中的囚徒。如果我释放他，那么我就会被他所掌握！”

上帝的力量在他身体内笑着，斗争着。

“上帝啊！上帝啊！”他在失望中呼号着，“请发慈悲，给我信心吧！你的赐予，我已经舍弃掉了；我放弃了我在世界上应完成的任务。我缺乏力量，而你并没有赐给我力量。‘不朽’啊——我胸中的素琪……走开吧！滚开吧！……它将象那另一个素琪——我生命中最好的一颗珠宝——一样，要被埋葬掉了。它将永远也不能再从坟墓里升起来了！”

那颗星在玫瑰色的空中亮着；这颗星总有一天会熄灭，会消逝的；但人类的灵魂将会活下去，发出光辉。它的颤抖着的光辉照在白色的墙上，但是它没有写下上帝的荣光、慈悲、博爱和在这个信徒的心里所激动着的东西。

“我心里的素琪是永远不会死亡的……她在意识中存在吗？世上会有不可测度的存在吗？是的，是的，我自己就是不可测度的。啊，上帝啊！你也是不可测度的。你的整个世界是不可测度的……是一个具有力量的奇异作品，是光荣，是爱！”

他的眼睛闪出光来，他的眼睛破裂了。教堂的丧钟是在他身上、他这个死人的身上的一个最后的声音。人们把

他埋葬了，用从耶路撒冷带来的土把他盖住了——土中混杂得有虔诚圣者的尸灰。

许多年以后，象在他以前逝世的僧人一样，他的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它被穿上了棕色的僧衣，他的手上被挂了一串念珠。他的遗骨——在这修道院的坟墓里所能找到的遗骨——全都被陈列在遗骨龛里。太阳在外面照着，香烟在里面飘荡，人们正在念弥撒。

许多年过去了。

那些骸骨都倒下来了，混杂在一起。骷髅堆积起来，沿着教堂形成一座外墙。他的头也躺在灼热的太阳光中。这儿的死者真是不知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看啊，在太阳光中，那两只空洞的眼窝里有某种东西在转动！这是什么呢？有一条杂色的蜥蜴在这个骷髅的洞里活动，在那两个空洞的大眼窝里滑溜。这个脑袋里现在有了生命——这个脑袋，在某个时候，曾经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光明的梦、对于艺术和"美"的爱；曾经流过两行热泪，曾经作过"不朽"的希望。蜥蜴逃走了，不见了；骷髅跌成了碎片，成了尘土中的尘土。

许多世纪过去了，那颗明星仍然在照着，又大又亮，一



点也没有改变，象它数千年以前照着的一样。空气射出红光，象玫瑰一样鲜艳，象血一样深红。

在那块曾经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和一个神庙的废墟的地方，面对着一个广场，现在建立起了一个修女庵。

在修女庵的花园里，人们挖了一个坟坑，因为有一个年轻的修女死了，要在这天早晨下葬。铲子触到了一块石头，它发着雪亮的光。不一会儿，一块大理石雕的肩膀出现了，于是更多的部分露出来了。这时人们就更当心地使着铲子；一个女子的头露出来了，接着就是一对蝴蝶的翅膀①。在这个要埋葬一位年轻的修女的坟坑里，人们在一个粉红色的早晨，取出了一个用雪白的大理石所雕刻的素琪的形象。

“它是多美，多完整啊！它是一件最兴盛的时代的艺术品！”人们说。

它的雕刻师可能是谁呢？谁也不知道，除了那颗照耀了数千年的星儿以外，谁也记不起他。只有这颗星看到过他在人间一生的经历，他的考验，他的弱点，他的概念：“只

---

① 据古希腊人的想象，素琪长得有一对蝴蝶的翅膀。古人认为灵魂是可以飞的，因此对于代表灵魂的素琪，有了这样的假想。

是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消灭了，正如灰尘是要消灭的一样。但是他最高尚的斗争和最光荣的劳作的成果表现出他生存的神圣的一面——这个永远不灭的、比他具有更悠久的生命的素琪。这个凡人所发出的光辉，这个他所遗下的成果，现在被人观看、欣赏、景仰和爱慕。”

那颗明亮的晨星在玫瑰色的空中对这素琪洒下它的光辉——也对那些观众的愉快的面孔洒下它的光辉。这些观众正在用惊奇的眼光瞻仰这尊大理石刻的灵魂的形象。

人世间的东西会逝去和被遗忘——只有在广阔的天空中的那颗星知道这一点。至美的东西会照着后世；等后世一代一代地过去了以后，素琪仍然还会充满着生命！



蜗牛和玫瑰树

在一个花园的周围，有一排榛树编的篱笆。篱笆的外面是田地和草场，上面有许多母牛和羊。不过在花园的中央有一株开着花的玫瑰树。树底下住着一只蜗牛。他的壳里面有一大堆东西——也就是说，他自己。

“等着，到时候看吧！”他说，“我将不止开几次花，或结几个果子，或者象牛和羊一样，产出一点儿奶。”

“我所等待于你的东西倒是不少哩！”玫瑰树说。“我

能不能问你一下，你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呢？”

“我心里自然有数，”蜗牛说。“你老是那么急！一急就把人弄得紧张起来了。”

到了第二年，蜗牛仍然躺在原来的地方，在玫瑰树下面晒太阳。玫瑰树倒是冒出了花苞，开出了那永远新鲜的花朵。蜗牛伸出一半身子，把触角探了一下，接着就又缩回去了。



一切东西跟去年完全一样！没有任何进展。玫瑰树仍然开着玫瑰花；他没有向前迈一步！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玫瑰树老是开着花，冒出花

苞,一直到雪花飘下来,天气变得阴森寒冷为止。这时玫瑰树就向地下垂着头，蜗牛也钻进土里去。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玫瑰花开出来了,蜗牛也爬出来了。



“你现在成了一株老玫瑰树了!”蜗牛说。“你应该早点准备寿终正寝了，你所能拿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了;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是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来考虑。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你没有对你个人的发展做过任何努力,否则你倒很可能产生出一点别的象样的东西呢。你能回答这问题吗？你很快就会只剩下一根光杆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你简直吓死我!”玫瑰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是的,你从来不费点脑筋来考虑问题。你可曾研究过一下,你为什么要开花,你的花是怎样开出来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吗?”

“没有，”玫瑰树说。“我在欢乐中开花，因为我非开不可。太阳是那么温暖，空气是那么清爽。我喝着纯洁的露水和大滴的雨点。我呼吸着，我生活着！我从土中得到力量，从高空吸取精气；我感到一种快乐在不停地增长；结果我就不得不开花，开完了又开。这是我的生活，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倒是过着非常轻快的日子啦。”蜗牛说。

“一点也不错。我什么都有！”玫瑰树说。“不过你得到的东西更多！你是那种富于深思的人物，那种天赋独厚的、使整个世界惊奇的人物。”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类事儿，”蜗牛说。“世界不关心我！我跟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和我身体里所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把我们能力所能办到的东西都拿出来么？当然，我只能拿出玫瑰花来。可是你？……你是那么天赋独厚，你拿出什么给这世界呢？你打算拿出什么东西来呢？”

“我拿出什么吗？拿出什么东西？我对世界吐一口唾沫！世界一点用也没有，它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你拿出你

的玫瑰花吧，你做不出什么别的事情来！让榛树结出果子吧，让牛和羊产出奶吧；它们各有各的群众，但是我身体里也有我的群众！我缩到我身体里去，我住在那儿。世界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蜗牛就这样缩进他的屋子里去了，同时把门带上。

“这真是可悲！”玫瑰树说。“即使我愿意，我也缩不进我的身体里面去——我得不停地开着花，开出玫瑰花。花瓣落下来，在风里飞翔！虽然如此，我还看到一朵玫瑰夹在一位主妇的圣诗集里，我自己也有一朵玫瑰被藏在一个美丽年轻的女子怀里，另一朵被一个充满了欢乐的孩子拿去用嘴唇吻。我觉得真舒服，这是真正的幸福。这就是我的回忆——我的生活！”

于是玫瑰天真地老开着花。而那只蜗牛则懒散地呆在他的屋子里，世界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许多年过去了。

蜗牛成了泥土中的泥土，玫瑰树也成了泥土中的泥土。

那本圣诗集里作为纪念的玫瑰也萎枯了；可是花园里又开出新的玫瑰花来；花园里又爬出新的蜗牛来。这些蜗牛钻进他们的屋子里去，吐出唾沫，这个世界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不要把这故事又从头再读一遍？……它决不会有什么两样。

鬼火进城了

从前有一个人,会讲许多新的童话；不过据他说,这些童话都偷偷地离开他了。那个经常来拜访他的童话不再来了,也不再敲他的门了。为什么它不再来呢？是的,这人的确有很久没有想到它,也没有盼望它来敲他的门,而它也就没有来，因为外面有战争，而家里又有战争带来的悲哀和忧虑。

鹳鸟和燕子从长途旅行中回来了，它们也没有想到什么危险。当它们到来的时候,窠被烧掉了,人类的住屋也被烧掉了,门都倒了,有的门简直就不见了；敌人的马匹在古老的坟墓上践踏。这是一个艰难黑暗的时代,但是这样的时代也总有一天要结束。

事实上它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童话还没有来敲门,也没有送来什么消息。

“它一定死了，跟别的东西一起消灭了,”这人说。不过童话是永远不会死的!



一整年又过去了。他非常想念童话!

“我不知道，童话会不会再来敲我的门?”

他还能生动地记得起，童话曾经以种种不同的姿态来拜访他：有时它象春天一样地年轻和动人，有时它象一个美丽的姑娘，头上戴着一个车叶草编的花环，手中拿着一根山毛榉的枝子，眼睛亮得象深树林里的、照在明亮的太阳光下的湖。有时它装做一个小贩到来。它打开它的背包，让银色的缎带飘出来——上面写着诗和充满了回忆的字句。不过当它装做一个老祖母到来的时候，它要算是最可爱的了。她的头发是银白色的，她的一对眼睛是大而又聪明。她能讲远古时代的故事——比公主用金纺锤纺纱、巨龙在宫门外守卫着的那个时代还要古。她讲得活灵活现，弄得听的人仿佛觉得有黑点子在眼前跳舞，仿佛觉得地上被人血染黑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和听到这样的故事，真有些骇人，但同时它又很好玩，因为它是发生在那么一个远古的时代里。

“她不会再来敲我的门吧!”这人说。于是他凝望着门，结果黑点子又在他眼前和地上出现了。他不知道这是血呢，还是那个艰难黑暗时代的丧服上用的黑纱。

当他这样坐着的时候，他就想起童话是不是象那些古

老童话中的公主一样,藏起来了,需要人把它找出来呢?如果它被找出来了,那末它又可以发出新的光彩,比以前还要美丽。

“谁知道呢?可能它就藏在别人随便扔在井旁边的一根草里。注意!注意!可能它就藏在一朵萎谢了的花里——夹在书架上的那本大书里的花里。”

为了要弄清楚,这人就打开一本最新的书;不过这里面并没有一朵花。他在这里读到丹麦人荷尔格的故事①,他同时还读到:这个故事是由一个法国修道士所杜撰的,是一本“译成丹麦文和用丹麦文印出来”的传奇,因此丹麦人荷尔格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同时也永不会象我们所歌颂的和相信的那样,又回到我们这儿来。丹麦人荷尔格和威廉·退尔②一样,不过是一个口头传说,完全靠不住,虽然它是花了很大一番考据功夫,写上书本的。

“唔,我要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这人说;“脚没有踩

---

① 这个故事收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五分册里。

② 威廉·退尔(Vilhelm Tell)是传说中的瑞士民族英雄,他反抗当时统治瑞士的奥国领主,曾两度被捕。德国诗人席勒曾把他的事迹写成一部诗剧,叫做威廉·退尔。

过的地方，路也不会展宽的。”

于是他把书合上，放到书架子上去，然后就走到窗前的新鲜花朵那儿去：童话可能就藏在那些有黄色金边的红郁金香里，或者在新鲜的玫瑰花里，或者在颜色鲜艳的茶花里。花瓣之间倒是有太阳，但是没有童话。

“多难的时代里长出的花儿，总是很美丽的。不过它们统统被砍掉，编成花圈，被放进棺材，上面又盖上国旗！可能童话就跟这些花儿一起被埋葬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花儿就应该知道，棺材也应该知道，泥土也应该知道，从土里长出的每根草也应该能讲出一个道理来了。童话是从来不会死的。

“可能它曾经到这儿来过一次，敲过门——不过那时谁会听见和想到它呢？人们带着阴郁、沉重、几乎生气的神情来望着春天的太阳、喃喃的鸟儿和一切愉快的绿东西。舌头连那些古老的、快乐的民间歌曲都不唱；它们跟我们最心爱的东西一起被埋在棺材里。童话尽可以来敲门，不过它不会有人听见的。没有人欢迎它，因此它就走了。

“我要去寻找它！”

“到乡下去找它！到树林里去找它！到广阔的海滩上

去找它!”

乡间有一个古老的庄园。它有红色的墙和尖尖的山形墙；塔顶上还飘着一面旗。夜莺在缝子很细的山毛榉叶子间唱着歌,望着花园里盛开的苹果树,还以为它们开的就是玫瑰花呢。在夏天的太阳光里,蜜蜂在这儿忙着工作,围着它们的皇后嗡嗡地吟唱。秋天的风暴会讲出许多关于野猎的故事，关于树林的落叶和过去的人类的故事。在圣诞节的时候,野天鹅在一片汪洋的水上唱着歌;而在那个古老的花园里，人们坐在炉边倾听歌声和远古的传说。

在花园一个古旧的角落里，有一条生满了野栗树的大路，诱着人向它的荫里走去。这人也走进去寻找童话，风儿曾经在这儿低声地对他讲过“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① 的故事。树精——她就是童话妈妈本人——曾经在这儿对他讲述过“老槲树的梦”②。在祖母活着的时候，这儿有修剪得很整齐的篱笆；可是现在这儿只长得有凤尾草和荨麻——它们把遗弃在那儿的残破的古代石象都掩盖住了。

---

① 这篇童话收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九分册里。

② 这篇童话收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八分册里。

这些石象的眼睛里长出了青苔，但是它们仍然能象以前一样看得见东西——而来寻找童话的人却看不见，因为他没有看见童话。童话到哪儿去了呢？

乌鸦成千成百地在他的头上飞，在一些古老的树上飞，同时叫着："它就在那里！它就在那里！"

他走出花园，走出花园外面的护墙河，走到赤杨树林里面去。这儿有一个六角形的小屋子，还附带有一个养鸡场和养鸭场。在屋子的中央坐着一个老太婆。她管理这儿的一切事情；生下的每一个蛋，从蛋里爬出的每一只小鸡，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不过她并不是这人所要找的那个童话：这一点她可以拿出那张受过洗礼的证书和那张种过天花的证书来作证。这两件东西都放在抽斗里。

在外面，离屋子不远，有一个土丘，上面长满了红山楂和金链花。这儿躺着一块古老的墓碑。它是从一个乡下市镇的教堂墓地搬来的；它是城里一个有声望的参议员的纪念碑。他的太太和他的五个女儿，全都拱着双手，穿着绉领，在他的石象周围站着。人们可以把他们观察很久，一直观察到使它在思想上发生作用，同时思想又在石象上发生反作用，使它能讲出关于远古时代的事情——那个找童话

的人最低限度有这种想法。当他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只活蝴蝶落在这位石雕的参议员的额角上。蝴蝶拍着它的翅膀，向前飞了一会儿，然后又落到墓石的近旁，象是要把这儿生长着的东西都指出来似的。这儿长着有四片叶子的苜蓿；它们一共有七棵，排成一行。幸运的事情总不是单独到来的。他摘下苜蓿叶子，把它们装进衣袋里。这人想：幸运是跟现钱一样好；但是美妙的新童话比那还要好。但是他在这儿没有找到童话。

太阳，又红又大的太阳，落下去了，草地上升起了烟雾；沼泽女人正在酿酒。

现在是晚上。他单独站在他的房子里，朝大海、朝草地上、朝沼泽和海滩上望。月光很明朗，草地上复着一层烟雾，好象一个大湖。象传说上所讲的，它的确曾经也是一个大湖——在月光中，这个传说现在得到了证明。这人想起了他住在城里时所读过的故事：威廉·退尔和丹麦人荷尔格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象作为传说的证明的这个湖一样，他们却活在民间的传说里。是的，丹麦人荷尔格会再回来的！

当他正站着深思的时候，窗子上有相当重的敲击声。这是一只雀子，一只蝙蝠，还是一只猫头鹰呢？如果是这类东西，也没有开门的必要。但窗子却自动地开了；一个老太婆向这人望。



“什么？”他说。“她是什么人？她直接朝第二层楼上望。难道她是站在梯子上吗？”

“你衣袋里有一棵长着四片叶子的苜蓿，”她说。“是的，你有七棵，其中有一棵还有六片叶子呢。”

“请问你是谁？”这人又问。

“沼泽女人！”她回答说。“熬酒的沼泽女人。我正在熬酒。酒桶安上了塞子，但是一个恶作剧的沼泽小鬼把塞子拔掉了，而且把它向院子里扔来，它正打在窗子上。现在啤酒正在从桶里往外直淌，这对什么人都没有好处。”

“请你讲下去！”这人说。

“啊，请等一下！”沼泽女人说。“我此刻还有一件别的事情要做。”于是她就走了。

这人正要关上窗子，沼泽女人忽然又出现了。

“现在我做完了！”她说；“不过，如果明天天气好，我就把另外一半啤酒留到明天再熬。唔，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呢？我现在回来了，因为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呀。你衣袋里有七棵带四片叶子的苜蓿，其中有一棵是六片叶子的。这使人起尊敬之感，因为它是长在大路旁的一种装饰品；不过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发现的。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呢？不要站着象个呆子呀，因为我得马上去看我的塞子和桶！”

于是这人便问起童话，问她在路上是不是看到过童话。

“嗨，愿上帝保佑我的大酒桶！”沼泽女人说，“难道你所知道的童话还不够吗？我的确相信你所知道的已经够多了。你应该关心别的事情，注意别的事情才对。连小孩子也不再要什么童话了。给男孩子一支雪茄，给女孩子一条新裙子吧；他们会更喜欢这类东西的。听什么童话！嗨，应该做的事情多着呢，更重要的事情有的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人问。“你懂得什么世事？你

所看到的只是青蛙和鬼火！”

“是的，请你当心鬼火吧，”沼泽女人说，“它们已经出来了！它们已经溜走了！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件事情！跟我一块儿到沼泽地来吧，我必须在场，我可以把整个的事儿都告诉你。当你那七棵有四片叶的苜蓿——其中有一棵是六片叶的——还是新鲜的时候，当月亮还是很高的时候，请你赶快来！”

于是沼泽女人就不见了。

教堂上的钟敲了十二下；最后一下还没有敲完，这人已经走出了屋子，来到花园里，站在草地上了。烟雾已经散了。沼泽女人停止了酿酒。

“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才到来！”沼泽女人说。“巫婆比人走得快得多。我很高兴，我生来就是一个巫婆！”

“你现在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呢？”这人问。“这跟童话有关吗？”

“难道你就不能问点别的东西吗？”女人说。

“你是不是想和我谈一点关于未来的诗的问题呢？”这人又问。

“请你不要卖弄学问吧！”沼泽女人说。“让我回答你

吧。你心里老想着诗,而嘴上却问起童话来,好象童话就是一切艺术的皇后似的。她是一个最老的人，不过她的样子却是显得最年轻。我对她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我有个时候也是年轻的，这也不是什么幼稚病。有个时候我也是相当漂亮的一个妖姑娘啦;我也在月亮底下和别人跳过舞,听过夜莺的曲子,到森林里去过,会见过童话姑娘——她老是在那儿东跑西跑。她一会儿跑进一朵半开的郁金香或一朵普通野花里去,一会儿偷偷地走进教堂,把自己裹在祭坛蜡烛上挂着的黑丧布里睡去!”

“你的消息真是灵通!”这人说。

“我知道的东西起码应该和你一样多!”沼泽女人说。“童话和诗——不错,它们象同一材料织成的两段布。它们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躺下来。它们所做的事和讲的话，人们可以随意编造，而且编得又好又便宜。你可以一文不花就从我这里得到这些东西。我有一整柜子的瓶装诗。这是诗精，诗的最好一部分——它是又甜又苦的草药。人们对诗的无论哪方面的要求，我的瓶子里都有。在节日里我把它洒一点到手帕上，不时闻闻它。”

“你所讲的这番话真是奇妙极了!”这人说。“你有瓶

装的诗？”

“比你所能接受得了的还多！”沼泽女人说。“你知道，‘踩着面包走的女孩’这个故事吧？[①] 她这样做，为的是怕弄脏了她的新鞋子。这个故事被写下来，而且还被印出来了。”

“这个故事是我亲自讲出来的，”这人说。

“对，那么你应该知道它了。”沼泽女人说，“你也知道，那个女孩立刻就沉到地底下的沼泽女人那儿去了——那个魔鬼的老太太这时正来拜访，为的是要检查酒厂。她一看见这个女孩子沉下来就要求把她带走，作为她来拜访的一个纪念品。她得到了这个孩子，我也得到了一件毫无用处的礼品。它是一个旅行药柜——整柜子全是瓶装的诗。老太太告诉我柜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它还立在那儿。请你去看一次吧！你衣袋里装着七棵带四片叶的苜蓿——其中有一棵是六片叶的——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见它了。”

的确，沼泽地的中央有一根粗大的赤杨树干。它就是老太太的柜子。沼泽女人说，这柜子对她和对任何国家任

---

① 见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九分册。

何时代的人都是开着的，人们只须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就得了。它的前面，后面，每一边和每一角都可以打开——真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但是它的样子却象一根赤杨树干。各国的诗人，特别是我们本国的诗人，都是在这儿制造出来的。他们的精神都加过考虑、品评、翻新和净化后才装进瓶子里的。祖母以她“极大的本能”——这是人们不愿说“天才”时所用的一个字眼——把这个或那个诗人的气味，再加上一点儿鬼才，混合在一起封在瓶子里，作为将来之用。

“我请求你让我看看！”这人说。

“是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后面！”沼泽女人说。

“不过现在我们是在柜子旁边呀！”这人说，同时朝里面看。“这儿有种种不同体积的瓶子。这一个里面装的什么呢？那一个里面装的什么呢？”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五月香，”沼泽女人说。“我自己还没有用过，不过我知道，如果把酒洒一滴到地上，马上就会有一个长满了睡莲、水芋和野薄荷的美丽的小湖出现。你只须

滴两滴到一本旧练习簿上——甚至小学最低班的练习簿上——这本子就可以成为一部芬芳的剧本。它可以上演，也可以叫你睡过去，因为它的香气是那么强烈。瓶子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沼泽女人监制’——其用意是要恭维我一番。

“这是一个‘造谣瓶’。它里面装着的似乎只是最脏的水。里面的确是最脏的水,不过它含有街头闲话的发酵粉、三两谎话和二钱真理。这几种成分被桦木条搅成一团——不是在咸水里浸了很久的、专门用以打犯人的流着血的背的那种枝条,也不是小学老师用的那种枝条,而是从扫沟渠的扫帚里所抽下来的一根枝条。

“这是一个装满了仿照圣诗调子写的、虔诚的诗的瓶子。每一滴能够发出那种象地狱门的响声。它是用刑罚的血和汗所做成的。有的人说它不过是一点鸽子的胆汁罢了。不过鸽子是最虔诚的动物，并没有胆汁；那些不懂得博物学的人都这样讲。

“这是一个最大的瓶子,它占了半个柜子的面积——装满了‘日常故事’的瓶子。它是用膀胱和猪皮包着的，因为它的力量不能被蒸发掉。每个民族可以依照他们自己摇瓶子的方法做出自己的汤。这儿有古老的德国血汤,里面有强

盗肉丸子。这儿还有稀薄的农民汤，在它里面真正的枢密大臣象豆子似的沉到底上，而面上则浮着富有哲学意味的胖眼睛。这儿有英国的女管家汤和法国用鸡腿和麻雀腿熬的‘鸡汤’——这在丹麦文里叫做‘康康舞汤’①。不过最好的汤是‘哥本哈根汤’。家里的人都这样说。

“这是一个香槟瓶子，里面装着‘悲剧’。它能够爆烈，它也应该如此。喜剧是象能打到眼里去的细沙——这也就是说，较细致的喜剧。瓶子里也有较粗的喜剧，不过它们还只是一些待用的剧名——其中有些非常有名的剧名，如：你敢向机器里吐痰吗，一记耳光，可爱的驴子，和她喝得泥醉。”

这人听到这番话，就沉入到幻想中去了。不过沼泽女人想得更远一点；她想把事情做个结束。

“这个老柜子你已经看得相当久了！”她说，“你已经知道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不过你所应该知道的更重要的东西，你还不知道。鬼火现在到城里来了！这比诗和童话要重要得多。我的确应该闭住嘴，不过大概有某种力量，某种

① 康康舞（Kankan）是十九世纪中叶在巴黎流行的一种疯狂的四人舞。

命运,某种我无可奈何的东西塞在我的喉咙里,老是要跑出来。鬼火进了城！他们在猖狂作乱！你们人呵，当心啦！”

“你说的这一套，我连半个字也不懂！”这人说。

“请劳驾坐在柜子上吧。”她说，“不过请你当心不要坐塌了,把瓶子打碎——你知道它们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有一件大事我非得讲出来不可。它还是昨天发生的；并没有很早就发生。它的有效期限还有三百六十四天。我想你知道一年有多少日子吧?”

下面是沼泽女人所讲的话:

“昨天沼泽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热闹场面！那是一个孩子的盛会！一个小鬼火出生了——事实上他们有一打同时出生。他们得到了许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跑到人世间去，同时也可自由行动,发号施令,好象他们生下来就是人一样。这是沼泽地上的一件大事,因此鬼火,在沼泽地和草原上,象亮光一样,男的女的都跳起舞来——因为他们中间有几个是女性，虽然他们一般都不讲出来。我坐在那个柜子上，把这十二个新生的鬼火抱在膝上。他们象萤火虫似地发出亮光来。他们已经开始跳起来，而且他们的体积每一秒钟都在增长,因此不到一刻钟,他们的样子就好



象他们的父亲和叔父那样大。按照大家公认的一个老规矩和特权，如果月亮照得完全象昨天一样，风吹得完全象昨天一样，在这个时刻所出生的一切鬼火，都有权变成人，而他们每一个人,在一年的时限内,可以行使他们的权利。如果每个鬼火不怕掉到海里去、和被大风暴吹熄的话，他可以跑遍全国，跑遍整个世界。他可以附在一个人身上,代他讲话,随意行动。一个鬼火可以随意以任何形式出现；他可以是男人或女人，他可以依照他们的精神行动，但是必须走自己的极端，把他想要做的事都做出来。不过他在一年之中要大规模地把三百六十五个人引入歧途：把他们从真理和正确的道路上引走。只有这样，一个鬼火才能达到最高峰——成为魔鬼专车前面的一个跑差。这样，他就可以穿起深黄的衣服，从喉咙里喷出火焰来。这足够使一个普通的鬼火得到满足。不过里面也有一些凶险。一个有抱负的

鬼火想完成这么一个出色的任务，得碰到一些麻烦。如果一个人的眼睛能看清面前是什么东西，而把鬼火一口气吹走的话，那么鬼火就完蛋了，它只有再回到沼泽里来。同样,如果鬼火在一年终结以前要回家来看看、而放弃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也就完蛋,再不能照得很亮,于是他很快就会灭了,再也燃不起来。当一年终了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把三百六十五个人引入歧途、离开真理和一切美善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要被监禁在一块腐木里面，躺在那儿发着闪光,不能动弹一下。对于一个活泼的鬼火说来,这是再厉害不过的一种惩罚。这一切我全知道。同时我也把这事情讲给我抱在膝上的十二个鬼火听。他们听了乐得不可开交。我告诉他们,说最安全和最简单的办法是放弃这种光荣,什么事情也不干。可是小鬼火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已经幻想自己穿起深黄的衣服，从喉咙里喷出火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吧!' 年老的几位鬼火说。'你们去和人开玩笑吧,' 另外几位说。'人把我们的草地都滤干了！他们已经开始在排水。我们的后代将怎么活下去呢?'

"'我们要发出火光来！发出火光来！'新生的鬼火说。事情就这样肯定下来了。

“一个跳舞会开始了——时间只有一秒钟；它不能再短。妖姑娘们跟别的妖姑娘们旋了三个圈子，为的是不要显得骄傲，她们一般只是愿意和她们自己跳舞。接着舞会发起人就散发礼品：‘打水漂’——这就是礼物的名字。礼物象矽石似的在沼泽地的水上飞过去。每个姑娘又彼此赠送一小片面纱。‘把这拿去吧！’她们说，‘那么你就会跳更高级的舞——那些不可少的比较困难的旋转和扭腰。这样你们就有恰当的风度，你们就可以在上流社会里表现自己。夜渡乌教每一个年轻的鬼火说：‘好——好——好。’而且教他们在什么场合说最恰当。这是一件最大的礼品，它可以使你受用不尽。猫头鹰和鹳鸟也提了一些意见——不过他们说，这都不值得一谈，因此我们就不提了。国王瓦尔得马尔这时正来到沼泽地上野猎。当这些贵族们听到这个盛会时，他们就赠送了一对漂亮的猎犬，作为礼品。它们追起东西来跟风一样快，同时能够背起一个到三个鬼火。两个老梦魔——他们靠骑着东西飞行过日子——也来参加了这次盛会。他们马上就传授起钻钥匙孔的技术来，使得所有的门等于没有。这两位老梦魔还提议把小鬼火们带到城里去，因为城里的情形他们很熟悉。他们一般是骑在自己的

鬃毛上在空中飞过，而且总是把毛打一个结，因为他们喜欢坐硬席。可是他们现在叉着腿坐在猎犬身上，把这些年轻的鬼火——他们打算到城里去把人引入歧途——抱在怀里，于是嘘的一声，他们就不见了。



"这全是昨天夜里所发生的事情。现在鬼火到城里来了，开始进行工作——不过怎样进行呢？唉！你能够告诉我吗？我的大脚趾里有一根气候线。它总是告诉我一些事情的。"

"这倒是一个完整的童话呢。"这人说。

"是的，不过这只是童话的一个开头，"沼泽女人说。"你能够告诉我，鬼火的行为和做的事情是怎样的吗？他们以什么样的形态来把人引到歪路上去呢？"

"我相信，"这人说，"人们可以写成一部鬼火传奇，分成十二卷，每一卷谈一个鬼火。也许更好是写成一部通俗

剧本。”

“你写吧，”沼泽女人说，“不过最好还是让它去吧。”

“是的，那当然更容易，更舒服，”这人说。“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报纸的拘束了。被报纸所拘束，其不舒服的程度跟鬼火关在朽木里发光而不敢说一句话没有两样。”

“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沼泽女人说。“让别的人——那些会写的和不会写的人——去写吧！我把我桶上的一个旧塞子给你。它可以打开放着诗瓶的那个柜子，你可以从那里取出你所需要的东西。可是你，亲爱的朋友，你的手似乎被墨水染得够黑了。你似乎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不必每年东跑西跑去寻找童话了。世上特别应该做的重要的事情还多着呢。你已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鬼火现在进城了！”这人说。“我听到过这事情，我也懂得这事情！不过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对人说，‘看呀，鬼火穿着庄严的衣服在那里活动！’人们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的。”

“他们有时也穿着裙子活动呀！”沼泽女人说，“一个鬼火可以以各种形式，在任何地方出现。他到教堂里去，不是为了去做礼拜，而是为了要附在牧师身上。他在选举的时

候演讲,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一个画家，也可以是一个演员。不过他把权利抓到手上来了以后,它的颜料匣子可就空了！我闲聊了一大阵子,但是我必须把塞在我喉头的东西拉出来，即使这对于我家庭不利也管不了。现在我要把许多人救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出自善意，或者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勋章。我要做出我所能做到的最疯狂的事情,我把这事告诉给一个诗人；只有这样,整个城市才会马上知道。”

“城市将会一点也不在乎,”这人说。“谁也不会感到惊慌。当我以极端严肃的态度告诉他们说,‘沼泽女人说过，鬼火进城了。你们当心啦！’人们将认为我不过是对他们讲一个童话罢了。”



风　车

山上有一个风车。它的样子很骄傲，它也当真感到很骄傲。

“我一点也不骄傲！”它说，“不过我的里里外外都很明亮。太阳和月亮照在我的外面，也照着我的里面，我还有混合蜡烛①、鲸油烛和牛油烛。我敢说我是明亮的②。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的构造很好，一看就叫人感到愉快。

我的怀里有一块很好的磨石；我有四个翅膀——它们生在我的头上，恰恰在我的帽子底下。雀子只有两个翅膀，而且只是生在背上。

“我生出来就是一个荷兰人③；这点可以从我的形状看得出来——‘一个飞行的荷兰人’。我知道，大家把这种人叫做‘超自然’④的东西，但是我却很自然。我的肚皮上围着一道走廊，我的下部有一个住室——我的‘思想’就藏在这里面。别的‘思想’把我一个最强大的主导‘思想’叫做‘磨坊人’。他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管理面粉和麸子。他也有一个伴侣：她名叫‘妈妈’。她是我的真正的心。她并不傻里傻气地乱跑。她知道自己要求什么，知道她能做些什么。她是象微风一样地温和，象暴风雨一样地强烈。她知道怎样应付事情，而且她总会达到她的目的。她是我的

---

① 原文是 stearinlys，即兽油和蜡油混合做的蜡烛。

② 明亮（oplyst）在丹麦文里同时又有“开明”，“聪明”，“受过教育”等意思，因此这儿有双关的意义。

③ 因为荷兰的风车最多。

④ 这是原文 Overnaturlige 这个字的直译，它可以转化成为“神奇，鬼怪”的意思。

温柔的一面，而‘爸爸’却是我的坚强的一面。他们是两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他们彼此称为‘我的老伴’。

“这两个人还有小孩子——‘小思想’。这些‘小思想’也能长大成人。这些小家伙老是闹个不休！最近我曾经严肃地叫‘爸爸’和孩子们把我怀里的磨石和轮子检查一下。我希望知道这两件东西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的内部现在是有毛病了。一个人也应该把自己检查一下。这些小家伙又在闹出一阵可怕的声音来。对我这样一个高高立在山上的人说来，这的确是太不象样子了，一个人应该记住，自己是站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的毛病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的。

“我刚才说过，这些小家伙闹出可怕的声音来。最小的那几个钻到我的帽子里乱叫，弄得我怪不舒服的。小‘思想’可以长大起来，这一点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外面也有别的‘思想’来访，不过他们不是属于我这个家族，因为据我看来，他们跟我没有共同之点。那么没有翅膀的屋子——你听不见他们磨石的声音——也有些‘思想’。他们来看我的‘思想’并且跟我的‘思想’闹起所谓恋爱来。这真是奇怪；的确，怪事也真多。

“我的身上——或者身里——最近起了某种变化:磨石的活动有些异样。我似乎觉得‘爸爸’换了一个‘老伴’:他似乎得到了一个脾气更温和、更热情的配偶——非常年轻和温柔。但人还是原来的人,只不过时间使她变得更可爱,更温柔罢了。不愉快的事情现在都没有了,一切都非常愉快。

“日子过去了,新的日子又到来了。时间一天一天地接近光明和快乐,直到最后我的一切完了为止——但不是绝对地完了。我将被拆掉,好使我又能够变成一个新的、更好的磨坊。我将不再存在,但是我将继续活下去!我将变成另一个东西,但同时又没有变!这一点我却难得理解,不管我是被太阳、月亮、混合烛、兽烛和蜡烛照得怎样‘明亮’。我的旧木料和砖土将会又从地上立起来。

“我希望我仍能保持住我的老‘思想’们:磨坊里的爸爸、妈妈、大孩和小孩——整个的家庭。我把他们大大小小都叫做‘思想的家属’,因为我没有他们是不成的。但是我也要保留住我自己——保留住我胸腔里的磨石,我头上的翅膀,我肚皮上的走廊,否则我就不会认识我自己,别人也不会认识我,同时会说:‘山上有一个磨坊,看起来倒是蛮了不

起，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磨坊说的话。事实上，它说的比这还多，不过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罢了。

日子来，日子去，而昨天是最后的一天。

这个磨坊发了火。火焰升得很高。它向外面燎，也向里面燎。它舔着大梁和木板。结果这些东西就全被吃光了。磨坊倒下来了，它只剩下一堆火灰。燃过的地方还在冒着烟，但是风把它吹走了。



磨坊里曾经活着过的东西,现在仍然活着,并没有因为这件意外而被毁掉。事实上它还因了这个意外而得到许多好处。磨坊主的一家——一个灵魂,许多“思想”,但仍然只是一个思想——又新建了一个新的、漂亮的磨坊。这个新的跟那个旧的没有任何分别,同样有用。人们说:“山上有一个磨坊,看起来很象个样儿!”不过这个磨坊的设备更好,比前一个更近代化,因为事情总归是进步的。那些旧的木料都被虫蛀了,潮湿了。现在它们变成了尘土。与它起初所想象的完全相反,磨坊的躯体并没有重新站起来。这是因为它太相信字面上的意义了,而人们是不应该从字面上看一切事情的意义的。



一 块 银 毫

从前有一个毫子;当他从造币厂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是容光焕发, 又跳又叫:“万岁! 我现在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了!” 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来了。

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粘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复去地看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个毫子是银子做的, 他身上铜的成分很少; 他来到这世界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这就是说, 在铸造他的这个国家里。但是有一天他要出国旅行去了。他是他旅行的主人的

钱袋中最后一枚本国钱。这位绅士只有当这钱来到他手上时才知道有他。

“我手中居然还剩得有一枚本国钱！”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去旅行了。”

当他把这个毫子仍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毫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高兴得跳起来。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这些朋友来了又去，留下空位子给后来的人填。不过这块本国毫子老是呆在钱袋里；这是一种光荣。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毫子在这世界里已经跑得很远，弄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毫子对于这些说法完全摸不着头脑。一个人如果老是呆在袋子里，当然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毫子的情形正是这样。

不过有一天，当他正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几望。他

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而付出代价的。他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毫子却在他原来的地方留下来了。他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走廊上去了。他在这儿滚到地上来，谁也没有听到他，谁也没有看到他。

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里来了。那位绅士穿上了，继续他的旅行，而这块毫子却被留在后面。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出来又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块钱一起被用出去了。

“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毫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

“这是一块什么毫子？”这时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国家的钱，它是一枚假钱，一点用也没有。”

毫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

“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毫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响亮，官印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决不是指我！不过，是的，他



们是指我。他们特地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使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使用出去。’”

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钱币转手的时候，他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

“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毫子啊！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它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是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世人望着我的那些眼睛，我就战栗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做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的。

“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她的一件沉重的心事。

“‘我不得不用这毫子去骗一个什么人，’她说，‘因为我

没有力量收藏一枚假钱。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有力量吃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究竟还是不对的。'

"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毫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得这么多吗？"

"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上一般流行的毫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她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苦痛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真是忧郁得很；一块人家不要的毫子所能有的苦痛，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和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毫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这毫子上打一个洞，穿一根线到它里面去，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毫子挂在我邻

居家一个小孩的颈上。’

“因此她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洞。被人敲出一个洞来当然不是一桩很痛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苦痛也就可以忍受得下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躺在他温暖的、天真的胸脯上。

“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她对我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出来。她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

“‘一块吉祥的毫子!’她说。‘唔,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绿。然后她就把这洞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在傍晚的黄昏中,她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使她发财的彩票。

“我是多么苦痛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象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

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在一大堆别的毫子和钱币面前扔掉。他们面上都刻得有字和人象，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嘎地一声就跟许多其他的钱币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我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个假货，而把我拿去继续不断地欺骗人。这是一种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我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

"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他这人也天真得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做一块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货！'

"'我是把它作为真货接受过来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露出笑容——我以前从没

有看到,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嗨,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块钱，一个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老好的毫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洞,还要把它当做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情！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

“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老好的、诚实的毫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将会认得我，会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得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究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

“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得我不要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了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有趣。

“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里来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告一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象一块假钱币一样，在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孔。但是假如一个

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伸雪的——这是我的信仰。”毫子说。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

我们现在是在尤兰，在那块“荒野的沼地”的另一边。我们可以听到“西海的呼啸声”；可以听到它的浪花的冲击声，而且这就在我们的身旁。不过我们面前现在涌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沙山，我们早就看见了它，现在我们在深沉的沙地上慢慢地赶着车子，正要向前走去。这座沙山上有一幢高耸入云的古老的建筑物——波尔格龙修道院。它剩下的最大的一翼现在仍然是一个教堂。有一天我们到这里来，时间很晚，不过天空却很朗爽，因为这正是光明之夜的季节。我们能够望得很远，向周围望得很远，可以从沼地一直望到窝尔堡湾，望到荒地和草原，望到深郁的海的彼岸。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上，我们赶着车子在仓房和农庄之间走过。我们拐一个弯，走进那幢古老的建筑物的大门。这儿有许多菩提树沿着墙成行地立着。因为风暴打不到它们，所以它们长得非常茂盛；它们枝叶几乎把窗子都掩盖住了。



我们走上盘旋的石级，穿过那些用粗梁盖成顶的长廊。风在这儿发出奇怪的啸声，屋里屋外都是一样。谁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情。是的，当人们害怕或者把别人弄得害怕的时候，人们就讲出很多道理或看出很多道理来。人们说：当我们在唱着弥撒的时候，有许多死灭了的古老大炮静静地从我们的身边走进教堂里去。人们可以在风的呼啸声中听到它们走过，而这就引起人许多奇怪的想象——人们

想起了那个远古的时代，结果就使我们走进了那个远古的时代里去：

在海滩上，有一只船搁浅了。主教的下属都在那儿。海所保留下来的人，他们却不保留。那些被打碎了的脑袋所流出的血，海都洗净了。那些搁了浅的货物成了主教的财产，而这些货物的数量是很多的。海淌来许多整桶的贵重的酒，来充实这个修道院的酒窖；而这个酒窖里已经储藏着不少啤酒和蜜酒。厨房里的储藏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宰好了的牛羊、香肠和火腿。外面的水池里则有许多肥胖的鲫鱼和鲜美的鲤鱼。

波尔格龙的主教是一位非常有权势的人，他拥有广大的土地，但是他仍然希望扩大他占有的面积。所有的人必须在这位奥拉夫·格洛布面前低下头来。

他的一位住在蒂兰的富有的亲族死了。“亲族总是互相嫉恨的；”死者的未亡人现在可要体会这句话的真义了。除了教会的产业以外，她的丈夫统治着整个的土地。她的儿子在外国：他小时候就被送出去研究异国风俗，因为这是他的志愿。他许多年来一直没有消息，可能他已经躺在坟墓里，永远不会回来接替他母亲的统治了。

“怎么，让一个女人来统治吗？”主教说。

他召见她，然后让法庭把她传去。不过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她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她有十足的理由来维护她的权利。

波尔格龙的主教奥拉夫，你的意图是什么呢？你在那张光滑的羊皮纸上所写下的是什么呢？你盖上印，用带子把它扎好，叫骑士带一个仆人把它送到国外，送到那辽远的教皇城里去，为的是什么呢？

现在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冰冻的冬天马上就要到来。

他已经这样做了两次，最后他的骑士和仆人在欢迎声中回来了，从罗马带回教皇的训令——一封指责敢于违抗这位虔诚的主教的寡妇的训令：“她和她所有的一切应该得到上帝的诅咒。她应该从教会和教徒中被驱逐出去。谁也不应该给她帮助。让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避开她，象避开瘟疫和麻风病一样！”

“凡是不屈服的人必须粉碎他，”波尔格龙的主教说。

所有的人都避开这个寡妇。但是她却不避开她的上帝。他是她的保护者和帮助者。

只有一个佣人——一个老女仆——仍然对她忠心。这位寡妇带着她亲自下田去耕作。粮食生长起来了，虽然土地受过了教皇和主教的诅咒。

“你这个地狱里的孩子！我的意志必须实现！”波尔格龙的主教说。“现在我要用教皇的手压在你的头上，叫你走进法庭和灭亡！”

于是寡妇把她最后的两头牛驾在一辆车子上。她带着



她的女仆人爬上车子,走过那荒地,离开了丹麦的国境。她作为一个异国人到异国人的中间去。人们讲着异国的语言,保持着异国的风俗。她一程一程地走远了,走到一些青山发展成为峻岭的地方①——一些长满了葡萄的地方。旅行商人在旁边走过。他们不安地看守着满载着货物的车子，害怕骑马大盗的部下来袭击。

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坐在那辆由两头黑牛拉着的破车里，安全地在这崎岖不平的路上、在阴暗的森林里向前走。她们来到了法国。她在这儿遇见了一位“豪强骑士”带着一打全副武装的随从。他停了一会儿，把这部奇怪的车子看了一眼,于是便问这两个女人为了什么目的而旅行,从什么国家来的。年纪较小的这个女子提起丹麦的蒂兰这个名字,倾吐出她的悲哀和痛苦——而这些悲愁马上就要告一终结，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原来这个陌生的骑士就是她的儿子！他握着她的手，拥抱着她。母亲哭起来了。她许多年来没有哭过,而只是把牙齿紧咬着嘴唇,直到嘴唇流出热血来。

---

① 这是指阿尔卑士山脉。丹麦没有山；从丹麦向法国和意大利去的路程，是一段由平原走向高山的路程。

现在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

海上的浪涛把满桶的酒卷到岸上来，来充实主教的酒窖和厨房。烤叉上穿着野味在火上烤着。冬天到来了，但屋子里是舒适的。这时主教听到了一个消息：蒂兰的演斯·格洛布和他的母亲一道回来了；演斯·格洛布要设法庭，要在神圣的法庭和国家的法律面前来控告主教。

“那对他没有什么用，”主教说。“骑士演斯，你最好放弃这场争吵吧！”

这是第二年：又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冰冻的冬天又来了；“白色的蜜蜂”又在四处纷飞，刺着行人的脸孔，一直到它们融化。

人们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说：“今天的天气真是冷得厉害啦！”

演斯·格洛布沉思地站着，火燎到了他的长衫上，几乎要烧出一个小洞来。

“你，波尔格龙的主教！我是来制服你的！你在教皇的包庇下，法律拿你没有办法。但是演斯·格洛布对你有办法的！”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住在萨林的妹夫奥拉夫·哈

塞,请求他在圣诞节的前夕,在卫得堡的教堂做早祷的时候来晤面。主教本人要念弥撒，因此他得从波尔龙旅行到蒂兰来。演斯·格洛布知道这件事情。

草原和沼地现在全盖上了冰和雪。马和骑士，全副人马，主教和他的神父以及仆从都在那上面走过。他们在易碎的芦苇丛中——风在那里面凄惨地呼号——选一条捷径通过。

穿着狐狸皮衣的号手，请你吹起你的黄铜号吧！号声在晴朗的空中响着。这样,他们在荒地和沼地上驰骋着——在炎暑的夏天出现海市蜃楼的原野上驰骋着，一直向卫得堡的教堂驰去。

风也吹起它的号角来，越吹越厉害，它吹起一阵暴风雨,一阵可怕的暴风雨,越来越大的暴风雨。在上帝的暴风雨中,他们向上帝的屋子驰去。上帝的屋子屹立不动,但是上帝的暴风雨却在田野上和沼地上,在陆地上和大海上呼啸。

波尔格龙的主教到达了教堂;但是奥拉夫·哈塞,不管怎样飞驰，还是离得很远。他和他的武士们在海湾的另一边前进,为的是要来帮助演斯·格洛布,因为现在主教要在最高的审判席前出现了。

上帝的屋子就是审判厅，祭坛就是审判席。蜡烛在那个巨大的黄铜烛台上亮晶晶地燃着。风暴念出控诉和判词；它的声音在沼地和荒地上，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回响着。在这样的天气中，任何渡船都渡不过这个海峡。

奥拉夫·哈塞在俄特松得停了一下。他在这儿辞退了他的勇士，给了他们马和马具，同时准许他们回家去，和他们的妻子团聚。他打算在这呼啸的海上单独一个人去冒生命的危险。不过他们得作他的见证；那就是说：如果演斯·格洛布在卫得堡的教堂里是孤立无援的话，那并不是他的过错。他的忠实的勇士们不愿意离开他，而却跟着他走下深沉的水里面去。他们之中有十个人被水卷走了，但是奥拉夫·哈塞和两个年轻的人到达了海的彼岸。他们还有五十多里路要走。

这已经是半夜过后了。这正是圣诞节之夜。风已经停了。教堂里照得很亮；闪耀着的光焰透过窗玻璃，射到草原和荒地上面。晨祷已经做完了；上帝的屋子里是一片静寂，人们简直可以听到融蜡滴到地上的声音。这时奥拉夫·哈塞到来了。

演斯·格洛布在大门口和他会见。“早安！我刚才已经

和主教达成了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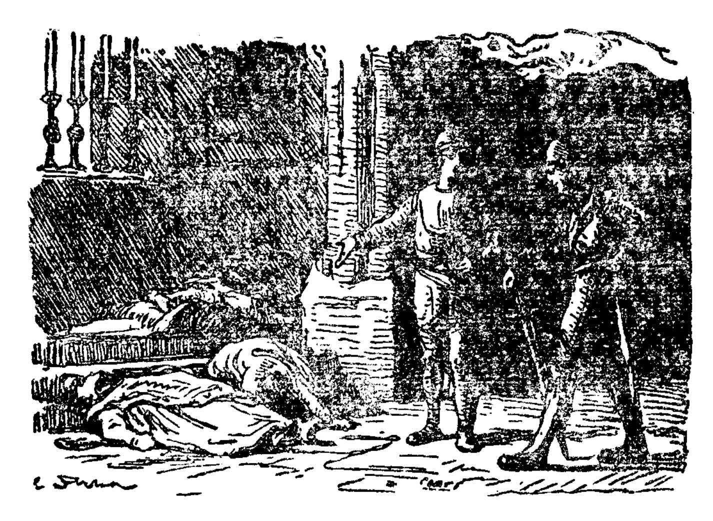
“你真的这样办了吗？”奥拉夫·哈塞说。“那么你或主教就不能活着离开这个教堂了！”

剑从他的剑鞘里跳出来了，奥拉夫·哈塞向那扇教堂的门——演斯·格洛布刚才急忙关上的——捅了一剑，把它划成两半。

“请住手，亲爱的兄弟！请先听听我所达成的协议吧！我已经把主教和他的武士都刺死了。他们在这问题上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也不再谈我母亲所受的冤屈了。”

祭台上的烛芯正亮得发红，不过地上亮得更红。主教和他被砍碎了的脑袋，以及他的一群武士都躺在自己的血里。这个神圣的圣诞之夜非常安静，现在没有一点声音。

三天以后，波尔格龙的修道院敲起了丧钟。那位被害的主教和被刺死的武士们，被陈列在一个黑色的华盖下面，周围是一圈黑纱裹着的烛台。死者曾经一度是一个威武的主人，现在则穿着银丝绣的衣服躺着；他的手握着十字杖，已经没有丝毫的权力了。香烟在缭绕着；僧众们在唱着歌。歌声象哭诉——象忿怒和定罪的判词。风托着它，风唱着它，向全国飞去，让大家都能听见。歌声有时沉静一会儿，但



是它却永远不会消灭。它总会再升起来,唱着它的歌,一直唱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唱着关于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厉害的亲族的故事。惊恐的庄稼汉,在黑夜中赶着车子走过波尔格龙修道院旁边沉重的沙路时,听到了这个声音。躺在波尔格龙那些厚墙围着的房间里的失眠的人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因为它老是在通向那个教堂的、发出回音的长廊里盘旋。教堂的门是早已用砖封闭了,但是在迷信者的眼中它是没有封闭的。在他们看来,它仍然是在那儿,而且仍然是开着的,亮光仍然在那些黄铜的烛台上燃着,香烟仍然在盘旋,教堂仍然在射出古时的光彩,僧众仍然在对那位穿着

银丝绣的黑衣的、用失去了威权的手拿着十字杖的、被人刺死了的主教念着弥撒；他那惨白和骄傲的前额上的一块赤红的伤，象火似地射出光来——光上面燃着一颗世俗的心和罪恶的欲望……

你，可怕的古时的幻影！坠到坟墓里去吧，坠到黑夜和遗忘中去吧！

请听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呼啸着的、狂暴的风吧！外边有一阵暴风雨，正要吞噬人的生命！海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没有改变它的思想。这个黑夜无非是一个吞噬生命的血口。至于明天呢，它也许是一颗能够照出一切的明亮的眼睛——也象在我们已经埋葬了的那个远古的时代里一样。甜蜜地睡去吧，如果你能睡的话！

现在是早晨了。

新的时代把太阳光送进房间里来。风仍然在猛烈地吹着。有一条船触礁的消息传来了——象在那个远古的时代里一样。

在这天夜里，在洛根附近，在那个有红屋顶的小渔村里，我们从窗子里可以看见一条搁了浅的船。它触到了礁，

不过一架放射器射出一条绳子到这船上来，形成一座联结这只破船和陆地的桥梁。所有在船上的人都被救出来了，而且到达了陆地，在床上得到休息；今天他们被请到波尔格龙修道院里来。他们在舒适的房间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看到了和善的面孔。大家用他们的民族语言向他们致敬。钢琴上奏出他们祖国的曲子。在这一切还没结束以前，另外一根弦震动起来了；它没有声音，但是非常洪亮和充满了信心。思想的波①传到了遭难者的故国，报道他们的遇救。于是他们所有的忧虑就都消逝了，他们在这天晚上，在波尔格龙大厅里的舞会中参加跳舞。他们跳着华尔兹舞和波兰舞的步子。同时唱着关于丹麦和新时代的“英勇的步兵”的歌。

祝福你，新的时代！请你骑着夏天的熏风飞进城里来吧！把你的太阳光带进我们的心里和思想里来吧！在你光明的画面上，让那些过去野蛮的、黑暗的时代的故事被擦掉吧。

① 此处原文意义不明，疑是指电报。

在小宝宝的房间里

爸爸、妈妈和兄弟姊妹们都看戏去了。只有小小的安娜和干爸爸在家。

“我们也来看看戏吧！”他说，“而且马上就开始。”

“但是我们没有舞台呀，”小安娜说，“而且还没有人来



演呢！我的老木偶不能演，因为他太讨厌了。我的新木偶又不能把她的漂亮新衣服弄皱了。”

“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本领使出来，就可以演戏，”干爸爸说。“现在我们来搭一个舞台吧。我们在这边放上一本书，再放上另一本，再加上第三本，成为斜斜的一排，然后在另一边又放三本——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侧面布景了！那边的木匣子可以当作背景；我们可以把它的底朝外放。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舞台代表一个房间！我们现在只缺少演员了！看看玩具匣子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只要把人物安排好，我们就可以演戏了。一个角色配一个角色：这样就成！这是一个烟斗头，那是一只单手套。他们可以扮演父亲和女儿！”

“不过他们只有两个人呀！”小安娜说。“我哥哥的旧马甲还在这里，他可以不可以也参加演出呢？”

“他倒是相当宽大，”干爸爸说。“那么就让他演恋人这个角色吧。他的衣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这倒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恋人的不幸一半是由于衣袋里太空的缘故！这儿还有一个硬果钳的长统靴；上面还有踢马刺呢！达达，得得，砰！他不是跺脚，就是大摇大摆地走路。让他代

表一个不受欢迎的求婚者吧，因为小姐并不喜欢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演哪一种戏呢？悲剧呢，还是家庭剧？”

“演一出家庭剧吧！”小安娜说。“大家都喜欢这种戏。你能演一曲吗？”

“我能演一百曲！”干爸爸说。“最好看的是改编的法国戏，不过小女孩子不适宜看这种戏。当然我们也可以选一出最适宜的戏，因为它们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我把袋子摇一摇！撒——撒！崭新的！我们变出一出崭——崭新的戏！请听节目单吧。”

干爸爸拿起一张报纸，好象他是念着上面的字似的：

烟斗头和“好头”①

——独幕家庭剧

登场人物

烟斗先生：　父亲

马甲先生：　恋人

手套小姐：　女儿

靴子先生：　求婚者

“现在我们要开始了！幕启：我们没有幕，所以就算它已经‘启’了吧。一切人物都在场，所以我们就算他们‘登场’了吧。现在我作为烟斗头爸爸讲话。他今天的脾气不好。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彩色的海泡石。



“‘哎哎哟，嗨，我是一家的主人！我是我的女儿的爸爸！你要不要听我讲的话！在冯·靴子先生②身上，你可以照出你自己的面孔。他的上部是鞣皮，他的下部有踢马刺。哎哎哟，嗨！他要娶我的女儿做太太！’

“小安娜，现在请听听马甲讲的话吧，”干爸爸说。“现在马甲讲话了。马甲有一个朝下翻的领子，所以他是非常

---

① “好头”是丹麦文“godt hoved”的直译；在丹麦的俗语中，它的意思是“聪明人”。

② 靴子先生头上加的“冯”（Von）是一个德文字，表示他是出身于贵族血统。“靴子”擦得很亮，所以能照出人的面孔。

谦虚的。但是他知道他的价值，同时也有权利讲他所要讲的话：

“‘我身上没有一点污点！良好的质地应该引起人的重视。我是真丝做的，而且我身上还有带子。’

“‘只有结婚的那天是这样，不能持久。你的颜色一洗就退了！’这是烟斗头先生在讲话。‘冯·靴子先生有坚韧的皮，水浸不透，但同时又非常柔嫩。他能发出格格的声音，他的踢马刺还发出铿锵的音调。他有意大利人的那种相貌。’”

“不过他们应该用诗讲话才对呀！”小安娜说，“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美丽的讲法。”

“这样也行！”干爸爸说。“观众要求怎样讲，演员就得怎样讲！请看小小的手套姑娘吧，请看她伸着手指的那副样儿吧：

一个手套没有配偶，
只好天天坐着等候！
唉！

这真叫我忍受不了，

我想我的皮要裂掉——

嗨！

“最后这个‘嗨’是烟斗头爸爸讲出来的。现在轮到马甲先生讲了：

亲爱的手套姑娘呀！

固然你来自西班牙，

你还是应该嫁给我！

这是丹麦人荷尔格的话。

“冯·靴子先生大步地走进来了，把他的踢马刺弄得琅琅地响，一脚把那三个侧面背景踢翻了。”

“这真是好玩极了！”小安娜说。

“不要做声！不要做声！”干爸爸说。“赞赏而不发出声音，说明你是头等席中有教养的看客。现在手套小姐要用颤音唱一曲伟大的歌了：

我讲不出一个道理，

只好学做鸡啼：

喔喔喔——在高大的客厅里！

“小安娜，最动人的场面现在要开演了！这是整个戏中最重要的一段。你看，马甲先生解开扣子了；他要面对着你作一番道白，好叫你为他鼓掌。但是你不要理他——这是顶文雅的表示。听吧，你听他的绸子[①]所发出的声音：



① 西服中的马甲，后背总是用绸子做的。

“‘你逼得我走向极端！请你当心！现在请看我的办法吧！你是一个烟斗头，我是一个“好头”——呸，滚你的蛋吧！’

“小安娜，你看到没有？”干爸爸说。“这是最好玩的一幕喜剧：马甲先生一把抓住这个老烟斗头，把它塞进自己的袋里去。他呆在那里面，于是马甲就说：

“‘现在你在我的衣袋里，在我的深衣袋里！你永远也跑不出来，除非你答应我跟你的女儿——左手的手套小姐——结为夫妇。现在我伸出我的右手来！”

“这真是可爱极了！”小安娜说。

“于是老烟斗头回答说：

我的头脑很混乱！
不象以前那样新鲜。
我的好心情忽然不见，
我觉得我失去了烟杆。
嗨，我过去从来不是这样——
心里怎么会变得这样慌张？
啊，请把我的头
从你的袋里取出来，

你只可以在这时候

跟我的女儿恋爱!

“戏已经演完了吗?”小安娜问。

“还早得很!”干爸爸说。“只是靴子先生这个角色完了。现在这对情人双双地跪下来。他们有一位唱道:

爸爸!

“另一位又唱:

请把您的头脑理一理,

来祝福你的女儿和女婿。

“他们得到他们的祝福,他们结了婚。所有的家具都合唱起来:

叮叮!当当!

多谢各位!

戏已经终场！

“现在我们来鼓掌吧！”干爸爸说。“我们来请他们谢幕——也请这些家具来一起谢幕吧，因为他们都是桃花心木做的呀！”

“我们的戏是不是跟别人在真舞台上演的一样好？”

“我们的戏演得好多了！”干爸爸说。“它不长，而且不花钱就可以看到，同时又可以把吃茶以前的那段时间消磨过去。”

金黄的宝贝

一个鼓手的妻子到教堂里去。她看见新的祭坛上有许多画象和雕刻的安琪儿；那些在布上套上颜色和罩着光圈的象是那么美，那些着上色和镀了金的木雕的象也是那么美。他们的头发象金子和太阳光，非常可爱。不过上帝的太阳光比那还要可爱。当太阳下落的时候，它在苍郁的树丛中照着，显得更亮，更红。直接看到上帝的面孔是非常幸福的。她是在直接望着这个鲜红的太阳，于是她坠入深思里去，想起鹳鸟将会送来的那个小家伙①。于是鼓手的妻子就变得非常高兴起来。她看了又看，希望她的小孩也能带来这种光辉，最低限度要象祭台上一个发着光的安琪儿。

当她真正把抱在手里的一个小孩子举向爸爸的时候，他的样子真象教堂里的一个安琪儿。他长了一头金发——落日的光辉真的附在他头上了。

"我的金黄的宝贝，我的财富，我的太阳！"母亲说。于是吻着他闪亮的鬈发。她的吻象鼓手房中的音乐和歌声；

这里面有快乐，有生命，有动作。鼓手就敲了一阵鼓——一阵快乐之鼓。这只鼓——这只火警鼓——就说：

“红头发！小家伙长了一头红头发！请相信鼓儿的皮，不要相信妈妈所讲的话吧！咚——隆咚，隆咚！”

整个城里的人象火警鼓一样，讲着同样的话。

这个孩子到教堂里去；这个孩子受了洗礼。关于他的名字，没有什么话可说；他叫比得。全城的人，连这个鼓儿，都叫他“鼓手的那个红头发的孩子比得。”不过他的母亲吻着他的红头发，把他叫金黄的宝贝。

在那高低不平的路上，在那粘土的斜坡上，许多人刻着自己的名字，作为纪念。

“扬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鼓手说。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和小儿子的名字也刻下来。

燕子飞来了；它们在长途旅行中看到更耐久的字刻在石壁上，刻在印度庙宇的墙上：强大帝王的丰功伟绩，不朽的名字——它们是那么古老，现在谁也认不清，也无法把它

① 据丹麦的民间传说，小孩子的出生是由鹳鸟送来的。

们念出来。

真是声名赫赫！永垂千古！

燕子在路上的洞洞里筑了窠，在斜坡上挖出一些洞口。阵雨和薄雾降下来，把那些名字洗掉了。鼓手和他小儿子的名字也被洗掉了。

“可是比得的名字却保留住了一年半！”父亲说。

“傻瓜！”那个火警鼓心中想；不过它只是说：“咚，咚，咚，隆咚咚！”

“这个鼓手的红头发的儿子”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和快乐的孩子。他有一个好听的声音；他会唱歌，而且唱得和森林里的鸟儿一样好；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调子，但又似乎没有调



子。

“他可以成为一个圣诗班的孩子！”妈妈说。“他可以站在象他一样美的安琪儿下面，在教堂里唱歌！”

“简直是一头长着红毛的猫！”城里的一些幽默人物说。鼓儿从邻家的主妇那里听到了这句话。

“比得，不要回到家里去吧！”街上的野孩子喊着。“如果你睡在顶楼上，屋顶一定会起火①，火警鼓也就会敲起火警。”

“请你当心鼓槌！”比得说。

虽然他的年纪很小，他勇敢地向前扑去，用他的拳头向离他最近的一个野孩子的肚皮顶了一下，这家伙站不稳，倒下来了。别的孩子们就飞快地逃掉。

城里的乐师是一个非常文雅和有名望的人，他是皇家一个管银器的人的儿子。他非常喜欢比得，有时还把他带到家里去，教他学习拉提琴。整个艺术就仿佛是生长在这孩子的手指上。他希望做比鼓手还大一点的事情——他希望成为城里的乐师。

---

① 这是作者开的一个文字玩笑；这孩子的头发是那么红，看起来象火在烧。

“我想当一个兵士!”比得说。因为他还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仿佛觉得世界上最美的事情是背一杆枪开步走;“一、二! 一、二!”同时穿一套制服和挂一把剑。

“啊,你应该学会听鼓皮的话! 隆咚,咚,咚,咚!”鼓儿说。

“是的,只希望他能一步登天,升为将军!”爸爸说。“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非得有战争不可!”

“愿上帝阻止吧!”妈妈说。

“我们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呀!”爸爸说。

“会的,我们会损失我们的孩子!”她说。

“不过假如他回来是一个将军!”爸爸说。

“回来会没有手,没有腿!”妈妈说。“不,我情愿有我完整的金黄的宝贝。”

隆咚! 隆咚! 隆咚!火警鼓也响起来了。战争起来了。兵士们都出发了,鼓手的儿子也跟他们一起出发了。“红头发,金黄的宝贝!”妈妈哭起来。爸爸在梦想中看到他“成名”了。城里的乐师认为他不应该去参战,而应该呆在家里学习音乐。

“红头发！”兵士们喊，比得笑。不过他们有人把他叫“狐狸皮”①，这时他就紧咬着牙齿，把眼睛掉向别处望——望那个广大的世界，他不理这种讥讽的语句。

这孩子非常活泼，有勇敢的性格，有幽默感。一些比他年纪大的弟兄们说，这些特点是行军中的最好的“水壶”。

有许多晚上他得睡在广阔的天空下，被雨和雾打得透湿。不过他的幽默感却并不因此而消散。鼓槌敲着：“隆咚——咚，大家起床呀！”是的，他生来就是一个鼓手。

这是一个战斗的日子。太阳还没有出来，不过晨曦已经出现了，空气很冷，但是战争很热。空中有一层雾，但是火药气比雾还重。枪弹和炮弹飞过脑袋，或穿过脑袋，穿过身体和四肢。但是大家仍然向前进。他们有的倒下来了，太阳穴流着血，面孔象粉笔一样惨白。这个小小的鼓手仍然保持着他健康的颜色；他没有受任何伤；他带着愉快的面容望着团部的那只狗儿——它在他面前跳，高兴的不得了，好象一切是为了它的消遣而存在、所有的枪弹都是为了它好玩才飞来飞去似的。

---

① 狐狸的毛也是红的。这儿“狐狸皮”影射“红头发”。

冲！前进！冲！这是鼓儿所接到的命令，而这命令是不能收回的。不过人们可以后退，而且这样做可能还是聪明的办法呢。事实上就有人喊：“后退！”因此当我们小小的鼓手在敲着“冲！前进！”的时候，他懂得这是命令，而兵士们都是必须服从这个鼓声的。这是很好的一阵鼓声，也是一个走向胜利的号召，虽然兵士们已经支持不住了。

这一阵鼓声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和肢体。炮弹把血肉炸成碎片。炮弹把草堆也烧掉了——伤兵本来可以拖着艰难的步子到那儿躺它几个钟头，也许就在那儿躺它一生。想这件事情有什么用呢？但是人们却不得不想，哪怕人们住在离此很远的和平城市里也不得不想。那个鼓手和他的妻子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儿子比得在作战。

“我听厌了这种牢骚！”火警鼓说。

现在又是作战的日子。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但是已经是早晨了。鼓手和他的妻子正在睡觉——他们几乎一夜没有合上眼；他们在谈论着他们的孩子，他们在战场上、“在上帝手中”的孩子。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战争已经结束，兵士们都回到家里来了，比得的胸前挂着一个银十字勋章。不过母亲梦见她到教堂里面去，看到了那些画象，那些雕刻

的、金发的安琪儿，看到了她亲生的儿子——她心爱的金黄的宝贝——站在一群穿白衣服的安琪儿中间，唱着只有安琪儿才能唱得出的动听的歌；于是他跟他们一块儿向太阳光飞去，和善地对妈妈点着头。

“我的金黄的宝贝！”她大叫了一声，于是她就醒了。“我们的上帝把他接走了！”她说。于是她合着双手，把头藏在床上的布帷幔里，哭了起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安息呢？在人们为许多死者所挖的那个大坑里面吗？也许他是躺在沼地的水里吧！谁也不知道他的坟墓；谁也不曾在他的墓上念过祷告！”于是她的嘴唇就隐隐地念出主祷文①来。她垂下头来，她是那么困倦，于是便睡过去了。

日子在日常生活中，在梦里，一天一天地过去！

这是黄昏时节；战场上出现了一道长虹——它挂在森林和那低洼沼地之间。有一个传说在民间的信仰中流行着：凡是虹所接触到的地面，它底下一定埋藏着宝贝——金黄的宝贝。现在这儿也有一件这样的宝贝。除了他的母亲外，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小小的鼓手；她因此梦见了他。

---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三节。

日子在生活中，在梦里，一天一天地过去！

他头上没有一根头发——一根金黄的头发——受到损害。

“隆咚咚！隆咚咚！他来了！他来了！”鼓儿可能这样说，妈妈如果看见他或梦见他的话，也可能这样唱。



在欢呼和歌声中，大家带着胜利的绿色花圈回家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经到来了。团部的那只狗在大家面前团团地跳舞，好象是要把路程弄得比原来要长三倍似的。

许多日子、许多星期过去了。比得走进爸爸和妈妈的房间里来。他变成了棕色，象一个野人一样；他的眼睛放亮，他的面孔象太阳一样射出光来。妈妈把他抱在怀里，吻他的嘴唇，吻他的眼睛，吻他的红头发。她重新获得了她的孩子。虽然他并不是象爸爸在梦中所见的那样，胸前挂着银质十字章，但是他的四肢完整——这正是妈妈不曾梦见过的。他们欢天喜地，他们笑，他们哭。比得拥抱着那个古老的火警鼓。

“这个老朽还在这儿没有动！”他说。

于是父亲就在它上面敲了一阵子。

“这倒好象这儿发了大火呢！”火警鼓说。“屋顶上烧起了火！心里烧起了火！金黄的宝贝！烧呀！烧呀！烧呀！”

后来怎样呢？后来怎样呢？——请问这城里的乐师吧。

“比得已经长得比鼓还大了，”他说。“比得要比我还大了。”然而他是皇家银器保管人的儿子啦。不过他花了一生的光阴所学到的东西，比得半年就学到了。

他具有某种勇敢、某种真正善良的气质。他的眼睛闪着光辉，他的头发也闪着光辉——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他应该把他的头发染一染才好！”一位邻屋的主妇说。“警察的那位小姐这样做过，你看她的结果是多么好：她立刻就订婚了。”

“不过她的头发马上就变得象青浮草一样绿，所以她得经常染它！”

“她有的是钱呀，”邻居的主妇说。“比得也可以办得到。他和一些有名望的家庭来往——他甚至还认识市长，教洛蒂小姐弹钢琴呢。”

他居然能弹钢琴！他能弹从他的心里涌出来的、最美丽的、还没有在音乐纸上写过的音乐。他在明朗的夜里弹，也在黑暗的夜里弹。邻居们和火警鼓说：这真叫人吃不消！

他弹着，一直弹到把他的思想弄得奔腾起来，扩展成为未来的计划：“成名！”

市长先生的洛蒂小姐坐在钢琴旁边。她纤细的手指在键子上跳跃着，在比得的心里引起一片回声。这超过他心里所有的容量。这种情形不只发生过一次，而是发生过许多次！最后有一天他捉住那些纤细的手指和那只漂亮的手，在它们上面吻了一下，同时朝她那对棕色的大眼睛里面望。只有上帝知道他要说什么话。不过我们可以猜猜。洛蒂小

姐的脸红起来，一直红到脖子和肩上，她一句话也不回答。随后有些不认识的客人到她房间里来，其中之一是政府高级顾问官的少爷，他有高阔的、光亮的前额，而且他的额抬得那样高，几乎要仰到颈后去了。比得跟他们一起坐了很久；她用最温柔的眼睛望着他。

那天晚上他在家里谈起广阔的世界，谈起在他的提琴里所藏着的金黄的宝贝。

成名！

“隆咚，隆咚，隆咚！”火警鼓说。“比得完全失去了理智。我想这屋子一定要起火。”

第二天妈妈到市场上去。

“比得，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她回到家里来的时候说。“一件好消息。市长先生的洛蒂小姐跟高级顾问官的少爷订婚了。这是昨天的事情。”

“我不信！”比得大声说，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不过妈妈坚持说：是真的。她是从理发师的太太那儿听来的，而理发师是听见市长亲口说的。

比得变得象死尸一样地惨白，又坐了下来。

“我的天老爷！你这是为什么？”妈妈问。

“好，好，请你不要管我吧！”他说，眼泪沿着他的脸上流下来。

“我亲爱的孩子，我的金黄的宝贝！”妈妈说，同时哭起来。不过火警鼓儿唱着——没有唱出声音，是在心里唱。

“洛蒂死了！洛蒂死了！”现在一支歌也完了！

歌并没有完。它里面还有许多词儿，许多很长的词儿，许多最美丽的词儿——生命中的金黄的宝贝。

“她简直象一个疯子一样！”邻家的主妇说。“大家要来看她从她的金黄宝贝所接到的信，要来读报纸上关于他和他的提琴的记载。他还寄钱给她——她很需要，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寡妇。”

“他为皇帝和国王演奏！”城里的乐师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幸运。不过他是我的学生；他不会忘记他的老师的。”

“爸爸做过这样的梦”，妈妈说：“他梦见比得从战场上戴着银十字章回来。他在战争中没有得到它；这比在战场上更难。他现在得到了荣誉十字勋章。要是爸爸仍然活着看到它多好！”

“成名了！”火警鼓说。城里的人也这样说，因为那个鼓手的红头发的儿子比得——他们亲眼看到他小时拖着一双木鞋跑来跑去的、后来又作为一个鼓手而为跳舞的人奏乐的比得——现在成名了！

“在他没有为国王拉琴之前，他就已经为我们拉过！”市长太太说。“那个时候他非常喜欢洛蒂。他一直是很有抱负的。那时他是既大胆，又荒唐！我的丈夫听到这件傻事的时候，曾经大笑过！现在我们洛蒂是一个高级顾问官的夫人了！”

在这个穷家孩子的心灵里藏着一个金黄的宝贝——他，作为一个小小的鼓手，曾经敲起：“冲！前进！”对于那些几乎要撤退的人说来，这是一阵胜利的鼓声。他的胸怀中有一个金黄的宝贝——声音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的提琴上爆发，好象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风琴，好象仲夏夜的小妖精就在它的弦上跳舞似的。人们在它里面听出画眉的歌声和人类的清亮声音。因此它使得每一颗心狂喜，使得他的名字在整个国家里驰名。这是一个伟大的火炬——一个热情的火炬。

“他真是可爱极了！”少妇们说，老太太们也这样说。她

们之中一位最老的妇人弄到了一本收藏名人头发的纪念簿，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要向这位年轻的提琴家求得一小绺他那种丰茂而美丽的头发——那个宝贝，那个金黄宝贝。



儿子回到鼓手的那个简陋的房间里来了，漂亮得象一位王子，快乐得象一个国王。他的眼睛是明亮的，他的面孔

象太阳。他双手抱着他的母亲。她吻着他温暖的嘴，哭得象任何人在快乐中哭泣一样。他对房间里的每件旧家具点点头，对装茶碗和花瓶的碗柜也点点头。他对那张睡椅点头——他小时曾在那上面睡过。不过他把那个古老的火警鼓拖到屋子的中央，同时对火警鼓和妈妈说：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爸爸可能会敲一阵子的！现在得由我来敲了！”

于是他就在鼓上敲起一阵雷吼一般的鼓声。鼓儿感到那么荣幸，连它上面的羊皮都高兴得裂开了。

“他真是一个击鼓的神手！”鼓儿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我想，他的母亲也会因了这宝贝而高兴得笑破了肚皮。”

这就是那个金黄的宝贝的故事。

风暴把招牌换了

很久以前，外祖父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那时穿着一条红裤子和一件红上衣，腰间缠着一条带子，帽上插着一根羽毛——因为在他小时候，如果孩子们要想穿得挺漂亮，他们就得有这种打扮，跟现在完全不同。街上常常有人游行——这种游行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因为它们太旧，已经被废除了。虽然如此，听听外祖父讲讲有关游行的故事，还是蛮有趣的。

在那个时候，当鞋匠们转到另一个同业公会去而要迁移他们的招牌的时候，那的确是值得一看的一个场面。他们的绸旗子在空中飘荡，旗子上绘着一只大鞋子和一个双头鹰。顶小的伙计们捧着那个“欢迎杯”和公会的箱子，他们的衬衫上飘着红的和白的缎带。年长的伙计们则拿着拔出的剑，剑头上插着一个柠檬。此外还有一个完整的乐队。他们最漂亮的一件乐器是那件叫做“鸟”的东西。外祖父把它叫做“顶上有一个新月、上面挂着各种叮叮当当的东西的棍



子”——全套的土耳其噪乐。这个棍子被高高地擎在空中，前后摇晃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来。当太阳照在它上面

那些金、银和黄铜做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花起来。

行列的前面是一个丑角。他穿着一件用各种不同颜色的补钉缝的衣服，脸上抹得漆黑，头上戴着许多铃，象一匹拉雪橇的马。他把他的棒子捅到人群中去，弄出一片嘈杂的声音而不伤人。大家你推我挤，有的要向后退，有的要向前涌。男孩和女孩站不稳，倒到沟里去了；老太太们用手肘乱推，板起面孔，还要骂人。这个人大笑，那个人闲扯。台阶上是人，窗子上也是人，连屋顶上都是人。太阳在照着，虽然下了一点小雨——这对于农人说来是很好的。如果说大家全身打得透湿，那么乡下人倒要认为这是一件喜事呢。

外祖父多么会讲故事啊！他小的时候，曾经兴高采烈地亲眼看过这种伟大的场面。同业公会最老的会员总要到台上演讲一番。台上挂着招牌，而且演辞照例是韵文，好象是由诗人做的诗似的——事实上，也确是诗，因为它们是三个人的集体创作，而他们为了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事先还喝了一大碗混合酒呢。大家对这番演讲大大地喝彩了一番。不过，那位丑角爬上台、模仿这位演说专家的时候，大家的喝采声就变得更大了。丑角把一个傻瓜的角色表演得非常精彩。他用烧酒的杯子喝蜜酒①。然后他就把杯子向群众中

扔去，让众人把它接住。外祖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杯子。它是由一个泥水匠抢到手然后送给他的。这样的场面真有趣。这样，新同业公会就挂起了饰满花朵和绿色花圈的新会徽。



“一个人不管到了多大年纪，总不会忘记这种场面的，”外祖父说。他的确是忘记不了，虽然他在一生中见过许多大世面，而且还可以讲出来。不过最好玩的是听他讲京城里迁移招牌的故事。

外祖父小时候，同爸爸妈妈到那儿去过一次。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这国家的首都去过的。街上挤满了那么多人，他真以为大家正在举行迁移招牌的仪式呢，而这儿有那么多的招牌要迁！如果要把它们挂在屋里而不挂在屋外的话，恐怕须得有一百个房间才能把它们装得下来。裁缝店门口挂着种种衣服的图样，表示他能把人改装成为粗人或细人。

① 蜜酒所含的酒精成份很少，通常是用大杯子喝的。

烟草店的招牌上画着可爱的小孩在抽着雪茄烟，好象真事似的。有的招牌上画着牛油、咸鱼、牧师的衣领和棺材；此外还有许多只是写着说明和预告的招牌。一个人可以在这些街上跑一整天，把这些图画看个够。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住在这些屋子里的是什么人，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招牌挂出来了。外祖父说，能够知道一个大城市里面的居民是些什么人，这本身就有教育意义。

当外祖父来到城里的时候，招牌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耳朵后面并没有一个骗子"——当他想骗我们的时候，妈妈常常说这一句话。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很值得相信。

他到京城去的头一天晚上，起了一阵可怕的风暴。象这样的风暴，人们在报纸上过去还不曾读到过，人们在自己的经验中也从来没有碰到过。瓦片在天空中乱飞；所有的木栅栏都吹倒了；是的，有一把手车为了要救自己的命，就在街上自由行动起来。空中充满了呼啸声，摇撼声。这真是一场可怕的大风暴。运河里的水跑到岸上来了，因为它不知道应该跑到什么地方去才好。风暴在扫过城市的上空，把许多烟囱都带走了；不少古老的、雄伟的教堂尖塔须得弯

下腰来，而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直起来过。

在那位年高德劭的消防队长的门口有一个哨房——这位队长总是跟着最后的那架救火机一起出勤的。风暴对于这座小哨房也不留情；它把它连根拔起，吹在街上乱滚。说来也奇怪，它稳稳地站着，立在一个卑微的木匠门口。这个木匠在上次大火时曾经救出三条命，但是这个哨房却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一位剃头师傅的招牌——一个大黄铜盆——也被吹走了。它直接落到司法顾问官的窗洞里。邻近所有的人都说，这几乎可算作恶作剧，因为他们象顾问官的最亲密的朋友一样，都把顾问官的夫人叫“剃刀”。她是那么锐利，她知道别人的事情比别人自己知道的还多。

一块绘得有干鳕鱼的招牌，飞到一位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的门口。这是风儿开的一个寒酸的玩笑；它忘记了，它不应该跟一个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开玩笑，因为他是他自己报纸的大王——他自己的意见也是这样。

一只风信鸡飞到对面的屋顶上去，在那儿停下来，象一件最糟糕的恶作剧——邻人们都这样说。

一个箍桶匠的桶死钉在“仕女服装店”的招牌底下。

一个饭馆的菜单,原来是镶在一个粗架子里,挂在门上的，现在被暴风吹到一个谁也不去的戏院门口。这真是一个可笑的节目单——“萝卜汤和包馅子的白菜。”但是这却招引人们走进戏院去。

一个皮毛商人的一张狐狸皮——这是他的一个诚实的招牌——被吹到一个年轻人的门铃绳上。这个年轻人的样子象一把收着的伞;他老去做晨祷,不停地在追求真理。他是一个“模范人物”——他的姑妈说。

“高等教育研究所”这几个字被搬到一个弹子俱乐部的门上，而研究所的门上却挂起了“这里用奶瓶养孩子”这个招牌。这一点也不文雅,只是顽皮。不过这是风暴做出来的事儿，谁也无法控制它。

这是可怕的一夜。你想想看！在第二天早晨，几乎城里所有的招牌都换了位置。有些地方招牌上所写的字是那么存心不良，连外祖父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私自发笑;很可能他还有些秘密不愿意讲出来呢。

住在这城里的那些可怜的人——特别是那些生人——老是找错了他们所要访的人。当然,要是他们按招牌去找的

话，这也就无法避免。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去参加市参议们的非常庄严的会议，在那儿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但结果他们却来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男孩子的学校，来到一群在桌椅上乱跳乱蹦的孩子中间。

有些人把戏院和教堂弄得分不清。这真是可怕极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样的风暴可是从来没有。那只是在外祖父的生前——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发生的。这样的风暴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大概是不会发生的，不过可能在我们的孩子的时代里发生。我们只好希望和祈祷：当风暴在掉换招牌的时候，他们恰好都呆在家里。

茶　壶

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对它的瓷感到骄傲,对它的长嘴感到骄傲，对它的那个大把手也感到骄傲。它的前面和后边都有点什么东西！前面是一个壶嘴，后面是一个把手，它老是谈着这些东西。可是它不谈它的盖子。原来盖子早就打碎了,是后来钉上的；所以它算是有一个缺点,而人们是不喜欢谈自己的缺点的——当然别的人会谈的。杯子、奶油罐和糖钵——这整套吃茶的用具——都把茶壶盖的弱点记得清清楚楚。谈它的时候比谈那个完好的把手和漂亮的壶嘴的时候多。茶壶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它们!"它自己在心里说，"我也知道我的缺点,而且我也承认。这足以表现我的谦虚,我的朴素。我们大家都有缺点;但是我们也有优点。杯子有一个把手,糖钵有一个盖子。我两样都有，而且还有他们所没有的一件东西。我有一个壶嘴；这使我成为茶桌上的皇后。糖钵和奶油罐受到任命,成为甜味的仆人,而我就是任命者——大家

的主宰。我把幸福分散给那些干渴的人群。在我的身体里面，中国的茶叶在那毫无味道的开水中放出香气。”

这番话是茶壶在它大无畏的青年时代说的。它立在铺好台布的茶桌上，一只非常白嫩的手揭开它的盖子。不过这只非常白嫩的手是很笨的，茶壶落下去了，壶嘴跌断了，把手裂碎了，那个壶盖也不必再谈，因为关于他的话已经讲得不少了。茶壶躺在地上昏过去了；开水淌得一地。这对



它说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而最糟糕的是大家都笑它。大家只是笑着它，而不笑着那只笨拙的手。

“这次的经历我永远忘记不了！”茶壶后来检查自己一生的事业时说。“人们把我叫做一个病人，放在一个角落里；过了一天，人们又把我送给一个讨剩饭吃的女人。我下降为贫民了；里里外外，我一句话都不讲。不过，正在这时

候,我的生活开始好转。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身体里装进了土;对于一个茶壶说来,这完全是等于入葬。但是土里却埋进了一个花根。谁放进去的,谁拿来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它既然放进去了，总算是弥补了中国茶叶和开水的这种损失，也算是作为把手和壶嘴打断的一种报酬。花根躺在土里，躺在我的身体里,成了我的一颗心,一颗活着的心——这样的东西我从来还不曾有过。我现在有了生命、力量和精神。脉跳起来了,花根发了芽,有了思想和感觉。它开放成为花朵。我看到它,我支持它,我在它的美中忘记了自己。为了别人而忘我——这是一桩幸福的事情！它没有感谢我;它没有想到我,它受到人们的崇拜和称赞。我感到非常高兴；它一定也会是多么高兴啊！有一天我听到人说它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花盆来配它才对。因此人们把我当腰打了一下；那时我真是痛得厉害！不过花儿却迁进一个更好的花盆里去了。至于我呢？我被扔到院子里去了。我躺在那儿简直象一堆残破的碎片——但是我的记忆还在，我忘记不了它。”

民歌的鸟儿

这正是冬天。盖满了雪的大地，看起来很象从石山雕刻出来的一块大理石。天很高，而且晴朗。寒风象妖精炼出的一把钢刀，非常尖锐。树木看起来象珊瑚或盛开的杏树的枝子。这儿的空气是象阿尔卑斯山上的那样清新。

北极光和无数闪耀着的星星，使这一夜显得非常美丽。

暴风吹起来了。飞行的云块撒下一层天鹅的绒毛。漫天飞舞的雪花，盖满了寂寞的路、房子、空旷的田野和无人的街。但是我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坐在熊熊的火炉边，谈论着古时候的事情。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

在大海边有一座古代战士的坟墓。坟墓上坐着这位埋在地下的英雄的幽灵。他曾经是一个国王。他的额上射出一道金色的光圈，他的长发在空中飞舞，他全身穿着铠甲。他悲哀地垂着头，痛苦地叹着气——他象一个没有得救的灵魂。

这时有一艘船在旁边经过。水手们抛下锚，走到陆地

上来。他们中间有一个歌手①。他走近这位皇家的幽灵，同时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悲哀和难过呢？”

幽灵回答说：

“谁也没有歌唱过我的一生的事迹。这些事迹现在死亡了，消逝了。没有什么歌把它们传播到全国，把它们送到人民的心里去。因此我得不着安宁，得不着休息。”

于是这个人就谈起他的事业和他的伟大的功绩。他的同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没有人把它们唱出来，因为他们之中没有歌手。

这位年老的弹唱诗人拨动他的竖琴上的琴弦。他歌唱这个英雄青年时代的英勇，壮年时代的威武，和他的伟大的事迹。幽灵的面孔射出了光彩，象反映着月光的云彩。幽灵在光华灿烂的景象中，怀着愉快和幸福的心情，站起来，接着就象一道北极光似地不见了。除了一座盖满了绿草的土丘以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连一块刻有龙尼文字②

① 原文是 Skjald。这是北欧古时的一种诗人。他专门写歌颂英雄和英雄事迹的诗篇，并且亲自把这些诗向听众朗诵。

② 这是北欧古代的一种象形文字。



的石碑也没有。但是当琴弦发出它最后的声音的时候，忽然有一只歌鸟飞出来——好象它是直接从竖琴里飞出来的似的。它是一只非常美丽的歌鸟。它有画眉一样响亮的声调，人心一样搏动的颤音，和那种使人怀乡的、候鸟所带来的家乡的谣曲。这只歌鸟越过高山和深谷，越过田野和森林，飞走了。它是一只民歌的鸟，它永远不会死亡。

我们听到它的歌。我们在房间里，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听到它的歌。这只鸟儿不仅仅唱着关于英雄的颂歌；它还唱着甜蜜的、温柔的、丰富多样的、爱情的颂歌。它还唱着北国的纯朴的风气。它可以用字句和歌调讲出许多故事。它知道许多谚语和诗的语言。这些语言，象藏在死人舌头底下的龙尼诗句一样，使它不得不唱出来。这样，“民歌的鸟儿”就使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祖国。

在异教徒的时代，在卫金人的时代，它的窠是筑在竖琴诗人的竖琴上的。在骑士的时代里，拳头掌握着公理的尺度，武力就是正义，农民和狗处于同等的地位——在这个时代里，这只歌鸟到什么地方去找避乱所呢？暴力和愚蠢一点也不考虑它的这个问题。

但是骑士堡寨里的女主人坐在堡寨的窗前，把她旧时

的回忆，在她面前的羊皮纸上写成故事和歌。在一个茅屋里，有一个旅行的小贩坐在一个农家妇人身边的凳子上讲故事。正在这时候,这只歌鸟就在他们头上飞翔,喃喃地叫着，唱着。只要大地上还有一块它可以立足的山丘，这只“民歌的鸟儿”就永远不会死亡。

它现在对我们坐在屋子里的人唱。外面是暴风雪和黑夜。它把龙尼文的诗句放在我们的舌头底下，于是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祖先的国土。上帝通过“民歌的鸟儿”的歌调，对我们讲着我们母亲的语言。古时的记忆复活了，黯淡的颜色发出新鲜的光彩。传说和民歌象幸福的美酒，把我们的灵魂和思想陶醉了，使这一晚变成了一个圣诞的节日。

雪花在飞舞，冰块在碎裂。外面在起着风暴。风暴有巨大的威力，它主宰着一切——但它不是我们的上帝。

这正是冬天。寒风象妖精炼出的一把钢刀。雪花在乱飞——在我们看起来,它似乎飞了好几天和好几个星期。它象一座巨大的雪山压在整个的城上，它象一个冬夜里的沉重的梦。地上的一切东西都被掩盖住了，只有教堂的金十字架——信心的象征——高高地立在这个雪冢上，在蓝色的空中，在光明的太阳光里，射出光辉。

在这个被埋葬了的城市的上空，飞翔着大大小小的太空的鸟。每只鸟儿用自己的歌喉，在尽量地唱，在尽量地歌。

最先飞来的是一群麻雀：它们把大街小巷里、窠里和房子里的一切小事情全部讲了出来。它们知道前屋里的事情，也知道后屋里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被埋葬了的城市，”它们说。“所有住在它里面的人都在吱！吱！吱！”

黑色的大渡乌和乌鸦在白雪上飞过。

“呱！呱！”它们叫着。“雪底下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可以吃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下面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这意见是对——对——对的！”

野天鹅飕飕地拍着翅膀飞来。它们歌唱着伟大和高贵的感情。这种感情将要从人的思想和灵魂中产生出来——这些人现在住在被雪埋着的城里。

那里面并没有死亡，那里面仍然有生命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歌调中听得出来。歌调象是从教堂的风琴中发出来的；它象妖山①上的闹声，象奥仙②的歌声，象瓦尔古里③的飕飕的拍翅声，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多么和谐的

声音啊!这种和声透进我们的心的深处,使我们的思想变得高超——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民歌的鸟儿”的歌声！正在这时候,天空温暖的气息从上面吹下来。雪山裂开了,太阳光射进裂缝里去。春天来到了；鸟儿回来了;新的一代,心里带着同样故乡的声音,也回来了。请听这一年的故事吧:狂暴的风雪,冬夜的恶梦！一切将会消逝,一切将会从不灭的“民歌的鸟儿”的美丽歌声中获得新的生命。



---

① 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四册妖山。

② 奥仙（Ossian）是古代北欧的一个有名的吟唱诗人。

③ 瓦尔古里（Valkyriens）是北欧神话中战神奥丁的使者。她们在战场上飞翔，专门挑出要死的战士,带到奥丁的宫殿里去。

小小的绿东西

窗子上有一株绿玫瑰花。不久以前它还是一副青春焕发的样子；但是现在它却现出了病容，它在害某种病。

它身上有一堆客人在一口一口地把它吃掉。要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群穿着绿制服的朋友们倒是蛮好看的。

我和这些客人中的一位谈过话。他的年纪还不过三天，但是他已经是一个老爷爷了。你知道他讲过什么话吗？他所讲的全是真话。他讲着关于他自己和这一群朋友的事情。

“我们是世界生物中一个最了不起的队伍。在温暖的季节里，我们生出活泼的小孩子。天气非常好；我们立刻就订了婚，马上举行婚礼。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就生起蛋来。小家伙在那里面睡得才舒服哩。最聪明的动物是蚂蚁。我们非常尊敬他们。他们研究我们和打量我们，但是他们不马上把我们吃掉，他们把我们的蛋搬走，放在最低的一层楼上他们家族的共同蚁窟里，同时在我们身上打下标记和号

数，把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地、一层堆上一层地排好，以便每天能有一个新的生物从蛋里孵出来；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关进栅栏里，捏着我们的后腿，挤出我们的奶，直到我们死去为止。这可是痛快啦！他们送我们一个最美丽的称号：‘甜蜜的小奶牛！’一切具有蚂蚁这种知识的动物都把我们叫这个名字。只有人是例外——这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气得我们完全失去了‘甜蜜性’。你能不能写点文章来反对这事儿，叫这些人能懂得一点道理呢？他们那样傻气地望着我们，绷着脸，用那样生气的眼光望着我们，而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把玫瑰叶子吃掉了；但是他们自己却吃掉一切活的东西，一切绿色的和会生长的东西。他们替我们起些最下贱的、最丑恶的名字。噢，那真使我作呕！我说不出口，最低限度在穿着制服时说不出口，而我是永远穿着制服的。

“我是在一个玫瑰树的叶子上出生的。我和整个队伍全靠玫瑰叶子过活，但是玫瑰叶子却在我们身体里面活着——我们属于高一等的动物。人类憎恨我们，他们拿肥皂泡来歼灭我们；这种东西的味道真难受！我想我闻到过它！你并不是为洗涤而生下来的，因此被洗涤一番真是可怕！

“人啊！你用严厉和肥皂泡的眼光来看我们；请你想想

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我们生蛋和产孩子的天才的机构吧！我们得到祝福：‘愿你们生长和繁殖！’我们生在玫瑰花里，我们死在玫瑰花里；我们整个一生是一首诗。请你不要把那种最可怕的、最丑恶的名字加到我们身上来吧——我们说不出口，也叫不出来的那种名字！请把我们叫做蚂蚁的奶牛、玫瑰树的队伍、小小的绿东西吧！”

我作为一个人站在一旁，望着这株玫瑰，望着这些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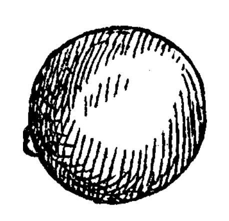


的绿东西——他们的名字我不愿意喊出来；我也不愿意侮辱一个玫瑰中的公民，一个有许多卵子和小孩的大家族。本来我是带着肥皂水和恶意来的，打算喷他们一通。现在我打算把这肥皂水吹成泡，然后凝望着它们的美，可能每个泡里面会有一篇童话的。

泡越长越大，泛出各种颜色。泡里好象都藏着珍珠。泡浮起来，翱翔着，飞到一扇门上，于是爆裂了。但是这扇门忽然开了；童话妈妈站在门口。

“是的，关于那些小小的绿东西——我不说出他们的名字！——的事情，童话妈妈讲的要比我好得多。”

“蚜虫！”童话妈妈说。“我们对任何东西应该叫出它正确的名字。如果我们在一般场合下不敢叫，我们至少可以在童话中叫的。”



小鬼和太太

你认识小鬼，但是你认识太太——园丁的老婆吗？她很有学问，她能背诵许多诗篇，还能提笔就写出诗来呢。只有韵脚——她把它叫做“顺口字”——使她感到有点麻烦。她有写作的天才和讲话的天才。她可以当一个牧师，最低限度当一个牧师的太太。



“穿上了星期日服装的大地是美丽的！”她说。于是她把这个意思写成文和“顺口字”，最后就编成一首又美又长的诗。

专门学校的学生吉塞路普先生——他的名字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关系——是她的外甥；他今天来拜访园丁。他听到这位太太的诗，他说这对他很有益，非常有益。

“舅妈，你有才气！”他说。

“胡说八道！”园丁说。“请你不要把这种思想灌进她的脑袋里去吧。一个女人应该是一个实际的人，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好好地看着饭锅，免得把稀饭烧出焦味来。”

“我可以用一块木炭把稀饭里的焦味去掉呀！”太太说。“至于你身上的焦味，我只须用轻轻的一吻就可以去掉。别人以为你的心里只想着白菜和马铃薯，事实上你还喜欢花！”于是她吻了他一下。“花就是才气呀！”她说。

“请你还是看着饭锅吧！”他说。接着他就走进花园里去了，因为花园就是他的饭锅，他得照料它。

学生跟太太坐下来，而且跟太太讨论问题。他对“大地是美丽的”这个可爱的词儿大发了一通议论，因为这是他的习惯。

“大地是美丽的；人们说:征服它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它的统治者。有的人用精神来统治它，有的人用身体来统治它。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象一个惊叹号，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象一个破折号，这使我不禁要问：他来做什么呢？这个人成为主教,那个人成为穷学生,但是一切都是安排得很聪明的。大地是美丽的,而且老是穿着节日的服装！舅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首充满了感情和地理知识的、发人深省的诗。”

“吉塞路普先生,你有才气！”太太说,“很大的才气！我一点也不说假话。一个人跟你谈过一席话后，立刻就能完全了解自己。”

他们就这样谈下去，谈得非常趣味相投。不过厨房里也有一个人在谈话,这人就是那个穿灰衣服、戴一顶红帽子的小鬼。你知道他吧！小鬼坐在厨房里，是一个看饭锅的人。他一人在自言自语，但是除了一只大黑猫——太太把他叫做“牛酪贼”——以外，谁也不理他。

小鬼很生她的气，因为他知道她不相信他的存在。她当然没有看见过他,不过她既然是这样有学问,也就应该知道他是存在的,同时也应该对他略微表示一点关心才对。她

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在圣诞节的晚上她应该给他一汤匙稀饭吃。这点儿稀饭，他的祖先总是得到的，而且给的人总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太太，而且稀饭里还有黄油和奶酪啦①。猫儿听到这话时，口涎都流到胡子上去了。

"她说我的存在不过是一个概念！"小鬼说，"这可是超出我的一切概念以外的一个想法。她简直是否定我！我以前听到她说过这样的话，我刚才又听到她说过这样的话。她跟那个学生——那个小牛皮大王——坐在一起胡说八道。我对老头子说：'当心稀饭锅啦！'她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现在我可要让它熬焦了！"

于是小鬼就吹起火来。火马上就燎起来了。"隆——隆——隆！"这是粥在熬焦的声音。

"现在我要在老头子的袜子上打些洞了！"小鬼说。"我要在他的脚后跟和前趾上弄出洞来，好叫她在不写诗的时候有点什么东西补补缝缝。诗太太，请你补补老头子的袜子吧！"

猫儿这时打了一个喷嚏。它伤风了，虽然它老是穿着

① 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六分册中"小鬼和小商人"。

皮衣服。

“我打开了厨房门，”小鬼说，“因为里面正熬着奶油——比浆糊还要稠的奶油。假如你不想舔几口的话，我可是要舔的！”

“如果将来由我来挨骂和挨打，”猫儿说，“我当然是要舔它几口的！”

“先舔后挨吧！”小鬼说。“不过现在我得到那个学生的房间里去，把他的吊带挂在镜子上，把他的袜子放进水罐里，好叫他相信他喝的混合酒太烈，他的脑袋在发昏。昨天晚上我坐在狗屋旁边的柴堆上，跟看家狗开了一个大玩笑：我把我的腿悬在它头上摆来摆去。不管它跳得怎样高，它总是够不到。这把它惹得火起来了，它又叫又号，可是我只摇摆着我的腿子。闹声可真大啦。学生被吵醒了，他起来三次朝外面望，可是虽然他戴上了眼镜，他却看不见我。他这个人老是戴着眼镜睡觉。”

“太太进来的时候，请你喵一声吧！”猫儿说。“我的耳朵不大灵，因为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你正在害舔病！”小鬼说。“一舔就好了！把你的病舔掉吧！但是你得把胡子弄干净，不要让奶油留在上面！我



现在要去了，你听着吧。”

小鬼站在门旁边，门是半掩着的。房间里除了太太和学生外，什么人也没有。他们正在讨论学生高雅地称为“家庭中超乎锅儿罐儿之上的一个问题——才气的问题”。

“吉塞路普先生，”太太说，“现在我要给你一件有关这类的东西看。这件东西我从来没有给世界上的任何人看过——当然更没有给一个男人看过。这就是我所写的几首小诗——不过有几首也很长。我把它们叫做‘一个淑女①的叮当集’！我这个人非常喜欢古雅的丹麦字。”

“是的，我们应该坚持用古字！”学生说。“我们应该把德文字从我们的语言中清除出去。”

“我就是这样办的！”太太说。“你从来没有听到我用过 Kleiner 或者 Butterdeig② 这样的字，我总是说 Fedtkager 和 Bladdeig③。”

于是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本子；它的封面是淡绿色的，上面还有两块墨渍。

---

① 原文是 Danneqvinde。这是一个古丹麦字。

② 这都是从德文转借过来的丹麦字。

③ 这是地道的丹麦字，意思是“油糕”和“黄油面团”。

“这集子里有浓厚的真实感情!”她说。“我的感情带有极强烈的感伤成分。这几首是‘深夜的叹息’,‘我的晚霞’。还有‘当我得到克伦门生——我的丈夫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首诗跳过去,虽然里面有思想,也有感情。‘主妇的责任’是最好的一首——象其他的一样,都很感伤:这正是我的优点。只有一首是幽默的。它里面有些活泼的思想——一个人有时也不免是这样。这是——请你不要笑我!——这是关于‘做一个女诗人’这个问题的思想。只有我自己和我的抽屉知道这个思想,但现在你,吉塞路普先生,也知道了。我喜欢诗:它迷住我,它跟我开玩笑,它给我忠告,它统治着我。我用小鬼集这个书名来说明这种情况。你知道,古时农民有一种迷信,认为屋子里老是有一个小鬼在弄玄虚。我想象我自己就是一个屋子,我身体里面的诗和感情就是小鬼——这个小鬼主宰着我。我在小鬼集里就歌唱他的威力。不过请你用手和嘴答应我:你永远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的丈夫和任何其他的人。请你念吧,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能看清我写的字。”

学生念着,太太听着,小鬼也在听着。你要知道,小鬼是在偷听,而且他到来的时候,恰恰小鬼集这个书名正在被

念出来。

“这跟我有关！”他说。“她能写些关于我的什么事情呢？我要捏她，我要捏她的鸡蛋，我要捏她的小鸡，我要把她的肥犊身上的膘弄掉。你看我怎样对付这女人吧！”

他努起嘴巴，竖起耳朵，静静地听。不过当他听到小鬼是怎样光荣和有威力、小鬼是怎样统治着太太时（你要知道，她的意思是指诗，但是小鬼只是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脸上就渐渐露出笑容，他的眼睛里射出快乐的光彩。他的嘴角上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他举起脚跟，踮着脚尖站着，比原先足足增长了一寸高。一切关于这个小鬼的描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太太有才气，也有很高的教养！我真是对她不起！她把我放进她的叮当集里，而这集子将会印出来，被人阅读！现在我可不能让猫子吃她的奶油了，我要留给自己吃。一个人总比两个人吃得少些——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节约。我要介绍、尊敬和恭维太太！”

“这个小鬼！他才算得是一个人呢！”老猫儿说。“太太只须温柔地喵一下——喵一下关于他的事情，他就马上改变态度。太太真是狡猾！”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太太狡猾，而是因为小鬼是一个“人”的缘故。

如果你不懂这个故事，你可以去问问人；但是请你不要问小鬼，也不要问太太。

译 后 记

蝴蝶（Sommerfuglen）发表于一八六一年，但是在一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写成的。素琪（Psychen）是安徒生于一八六一年五月在罗马旅行时计划写的一个故事，同年九月间写成，于一八六二年收入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二集。蜗牛和玫瑰树（Sneglen og Rosenhækken）也是作者一八六一年在罗马写的，收集在同一个集子里。鬼火进城了（Lygtemændene ere i Byen，sagde Mosekonen）和风车（Veirmøllen）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三集里，于一八六五年出版。一块银毫（Sølvskillingen）发表于一八六二年，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Bispen paa Børglum og hans Frænde）发表于一八六一年。在小宝宝的房间里（I Børnestuen），金黄的宝贝（Guldskat）和风暴把招牌换了（Stormen flytter skilt）都收集在一八六五年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三集再版增订本。茶壶（Theepotten）和民歌的鸟儿（Folkesangens Fugl）都发表于一八六四年，小小的绿东西（De Smaa Grønne）和小鬼和太太（Nissen og Madamen）

都发表于一八六八年。这里所谓的“小鬼”是丹麦民间传说中一种特有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所谓“鬼”。他是一个比猫子大不了多少的矮人，住在厨房里，为人和善而老实，专门靠主妇留下的一点剩余稀饭过活，因此他经常也不免发点小牢骚，有点“寄人篱下”之感。事实上，剩下的稀饭是猫子在夜里偷去吃了的，但因为剩下的东西第二天不见了，丹麦的主妇们就在想象中创造这么一个“小鬼”，以解释这种现象。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小　鬼　和　太　太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9,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40　　定价：0.40 元

书　号：10188 · 40

定　价：　0.40 元